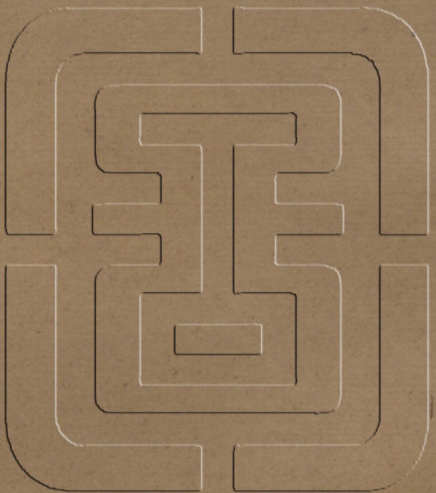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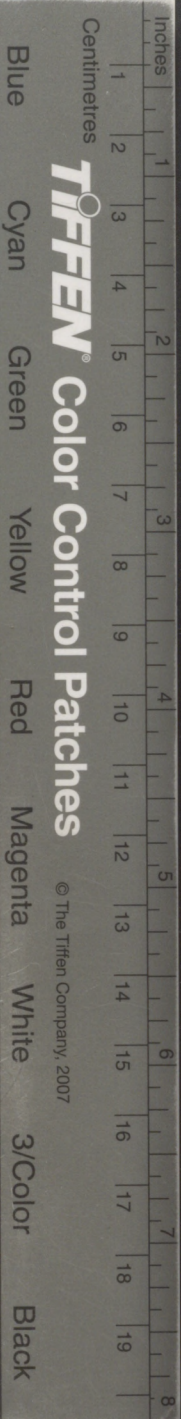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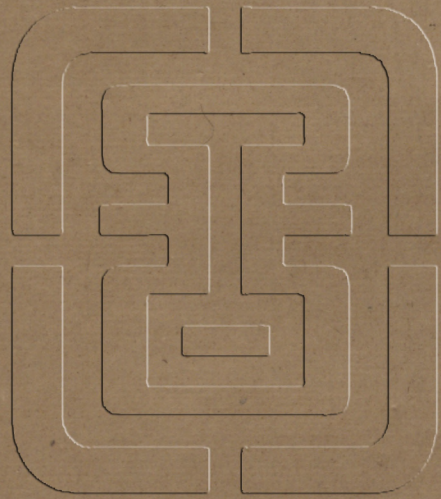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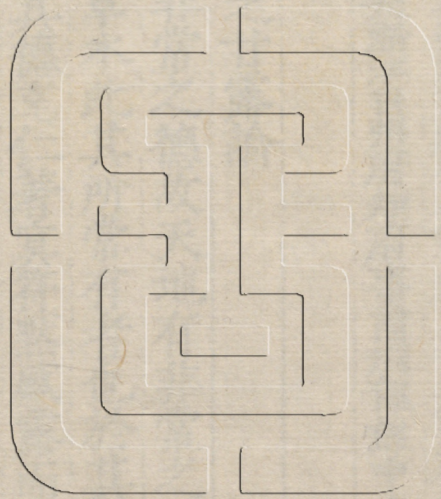
1597



遜志齋集

四





遜志齋集卷之七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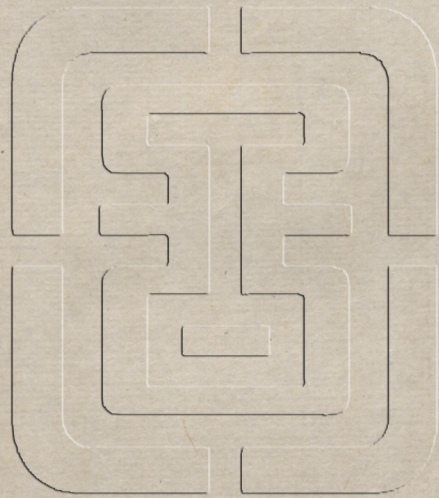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雜著

靈芝甘露論

聖人有非常之德故天地有非常之徵天之有雨露地之有草木此其所常有者也於其常不足觀聖人之盛惟其德克仁著冥符默感露而有甘露焉草而有靈芝焉沛然而降莫測其源燁然而華莫究其根



或瑩潔圓淨而其味如飴或敷爲七莖九莖而質備  
五色此豈可以易致哉德昭乎上下仁蓋乎六合大  
而日月星辰遵其度小而昆蟲動植得其性中而黎  
庶蒙澤樂生故天爲之發醇地爲之孕英使粹美奇  
秀之氣於茲二物而見而二物未足以盡之則又爲  
鳥之鳳獸之麟鱗而爲龍介而爲龜未見聖人者因  
其世之所有而知其德既見聖人者因其德而信天  
地禎祥不易致而古昔之致此祥者未之數遇也臣  
竊求聖人之徵於聖世甘露靈芝發祥於畿甸山川  
之間者多矣非極盛德何能致此赫赫之嘉祥哉昔

者誦諸傳記而今得躬覩之斯可爲天下慶非特一  
時美觀也雖然臣聞天地於禎祥之類非惟見於物  
亦間見於人故物有非常之質人有非常之才非常  
之物僅可爲太平之徵非常之才實可以致太平之  
盛是以聖人尤貴之重之德可以善俗行可以化民  
使人見之而喜即之而慕歸然傑然爲禎祥於天下  
國家者此真人之甘露靈芝也天地之佑聖人者意  
其在此豈徒見於山川之間而已哉

郊祀頌

有序

皇帝肇禋于上下神祇奉太祖高皇帝配先是十二

月癸卯朔乘輿臨視殿壇戒飭百吏滌牲省罍各嚴厥職無敢或違是月戊寅上御奉天殿群公卿士咸受誓戒其夕宿于齋宮明日巳卯出舍皇邸尚食進素膳及期行事自元旦至于祭天地開朗日月華曜氛祲屏除風氣穆清方當出郊龍旗徐行萬騎不驚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六軍百姓忻躍聚觀洎將展禮玉輅望門降趾而趨脫冕登殿秉璧奠瓚俯拜跪寅畏慎恭如對天顏與神明居星妃岳君海王瀆長翁忽騰靄若歆若格夜半禮成仰瞻霄漢煥朗澄瑩上爲動容昧爽還坐正殿在廷臣僚及百執事相率

拜賀畢同進言曰王者嗣位而郊見上帝蓋上以占天心下以定民志若天地享答神靈悅豫黎民永受福祉苟不順洽人用弗寧今皇上肇祀而神祇協贊六合之內光顯赫赫陽明發舒陰慝消伏浹于旬日纖翳靡形白叟鮐翁嘆未嘗遇茲豈智力所及哉上之至誠貫徹二儀皇天降鑒錫以萬年休命祥徵灼灼可信不誣翰林侍講臣某曰誠之動天固然矣然臣伏觀陛下自即位以來鴻恩惠澤漸漬萬方赦重罪免逋租恤困窮賑乏絕受直言褒賞良吏登任才俊寧屈國法而不忍以法病民寧闕儲積而不忍以

欽妨農仁養義聞升格穹昊上帝眷懷保佑顧綏若  
父慈子夙夜不忘禋而居歆蓋盛德之明驗也天所  
享不常視德滅否以爲喜怒有德而生民安其治則  
天心悅無德而怨讎下興則天用不佑德之動天厥  
惟昭哉臣不佞幸執筆綴從官後躬覩盛禮謹作頌  
辭以明聖德之格天以播善政于無極其詞曰上帝  
至仁視民如傷眷求同德俾典萬邦自唐之衰夷擅  
中國迨于有元人胥于秋赫赫太祖受命孔時黃鉞  
朱旗載清九圍復天之常修人之紀蕩削穢腥上帝  
攸喜休養黎元若疾在身大功未終授之聖孫惟聖

天子皇祖是嗣奉承天心克受帝祉霈澤是施大賚  
是庸衍揚不陳囹圄虛空孰祖之逋奚貸之負厥數  
千億棄而勿取孰爲螟螣樸之除之降以風雨俾涵  
濡之登賢用能幽滯奮發容受嘉言衆志必達四海  
所環有萬其區至仁溥暢庶類昭蘇乃詠令辰正月  
壬午誓戒臣工大祀攸舉陽德顯融欽哉群陰天開  
日舒百神鑒臨玉輅出郊樂備不作齋于祠宮盛服  
儼恪肅肅于動栗栗于言上帝在茲敢有弗虔昭哉  
廣殿取類明堂金鋪瑤礎勢切穹蒼鼎俎旣豐幣玉  
旣飭炮燭煒煌驛牲芬苾乘輿徐來及門而趨執圭

屏息仰觀天居乃盥乃薦乃綏乃燎儼若居歆覩其  
色咲分命臣僚獻于群神合敬同誠百禮具陳雲君  
岳祇海王瀆伯厥靈洋洋來舉飲食帝謂天子致孝  
事天爰錫純嘏子孫萬年太祖嘆言天子至仁恩加  
黎庶四夷咸賓天子稽首受天之胙拜跪周旋如奉  
寶璐樂上禮成夜氣正中星斗交羅其光炯炯聖情  
欣豫上帝予輔萬口同聲昔未嘗覩還坐法宮端拱  
受朝至和盈庭如聞九韶天子曰嘻來爾臣隣惟天  
惟祖匪德疇親政或未脩惠或未博各殫乃心助予  
諮度勿厚其斂重困細氓勿苛爾刑必臻乎平乃稽

詩書乃施教化乃建皇極崇王斥伯準則堯禹紹述  
商周純用道德配古作述邪慝陰類弗昵弗使君子  
陽剛是崇是仕民所願欲宵旰推行其所畏惡絕于  
未萌人心旣悅天命自久聖子神孫百世之保流以  
源長國以仁典敬天靡渝萬方永貞

凝命神寶頌有序

皇帝始即阼布德施仁大有萬方恩聲義聞震于四  
表函夏之間群黎胥慶於是天啓厥祥地效其珍迺  
元年使者還自西方爰得青玉於雪山廣袤踰二尺  
揆其初得徵兆異常質理栗溫世所希見來獻天府

先是上在儲宮嘗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及是獲玉宸衷密感未俾宣露二年正月十一日上將郊祀乘輿出宿齋宮其夕復若有覩與前夢協驚寤欣喜遂命玉人肇工琢爲大璽方尺六寸九分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其歲十二月工以成奏名曰凝命神寶三年正月元旦告于天地祖宗爲文以示遐邇群臣稽首稱賀是日討罪之師適來獻捷王旅奮伐逆黨大奔越十三日郊見上帝十九日享于太廟每歲正月恒病陰雨至是自元日至于郊廟翳氛屏除日月華曜山川軒豁神

人喜悅咸以爲上德格天而天錫斯寶及寶既成天必錫以介福將見年穀屢豐災害不作黎元安富草木鳥獸皆遂生育茲其端已見矣寶之明徵豈徒然哉臣孝孺乃言於衆曰人之寶厥寶而不知天之攸寶知天之攸寶而不知皇上之所以寶斯寶也昔在古初聖帝明王有大寶焉位以之定民以之安天以之清地以之寧禍亂以之消福祥壽考以之致子孫賢才以之盛且昌堯舜禹湯文武受于天而得之夏癸商辛周幽厲秦政隋廣天不畀而失之漢高文光明唐太宗宋太祖窺是寶而弗能有其全是寶也或



謂之中或謂之仁或謂之皇極或謂之寬厚數千載  
間有得焉者寡矣不可以智取不可以才獲不可以  
力爭乃至皇上而天復授焉用其緒餘已需如霖雨  
潤澤天下而民被其惠者方來而未艾也尚恐保之  
者或未能盡復恐後之君國子民者不知寶之所在  
也取陶唐虞夏三聖人相傳之要而銘刻焉蓋精以  
擇之一以守之而用其中於民德由此立政由此成  
天命由此凝天下之至神豈有加於此者哉天不言  
授皇上以寶皇上以一言發帝王之寶昭哉鑠乎真  
萬世之鉅範百聖之弘謨也彼秦之斯術其蟲篆天

厭其醜焚而燼之久矣衆兆蚩蚩追而索之噫匪有  
見乎神寶孰知彼之爲陋且卑乎古者國之制度繫  
天下安危生民治亂者史必書之其可味嘆稱錄者  
縉紳學士頌之臣官以文學名而職在太史躬覩盛  
事其烏可以已廼拜手稽首獻頌曰天有太寶授之  
人君百世相傳鮮得其真其寶伊何神妙莫測歛藏  
一心施覃九域爰在中古無器有文妙受重華承諸  
放勳三聖繼作迭居天位有寶守之四海大治其精  
其一曰執厥中曰仁曰義異號同功成湯得此表正  
萬邦周武不承於前有光降自嬴秦聖賢迹熄以器

爲寶不寶道德茫茫千載帝王孔多傳祚短長視寶  
如何得聖緒餘亦克康又漢唐而下駁而靡粹惟明  
天子天實啓之授以大位俾作君師克仁克明克武  
克毅動謀于神靜協于帝上帝之心惡殺好生皇宣  
慈惠任德緩刑孰辜之負幽抑罔雪剖其桡楊解其  
縲緲孰租之逋身困家傾焚其簿書俾吏勿徵孰厄  
于窮鬻及男女出金爲贖還畀父母有齒于途或骼  
于原歛而瘞埋釋其痛冤或以飢寒殺越于貨止戮  
其魁餘黨皆赦或以單弱脅從暴強釋而弗誅賜衣  
與糧一話一言務崇寬大公卿士庶以薄相戒群喙

懽騰幸逢聖明盍朝乎仕將野乎畊葺爾室廬育爾  
孫子保無外虞終樂田里民心和同寶與天通天念  
天子養民之庸錫以寶玉夢神告語曰予命汝求爲  
民主天子曰嗟天命孔祥我造重器以福萬方昔人  
所寶寶止乎器器雖可久道不足貴精一執中二帝  
之謨我刻斯寶與聖合符告于祖宗達于天地著乎  
文章照臨後世得道者昌失道者亡以道爲寶肇自  
聖皇皇陛黼座寶在左右匪道弗言匪道弗履威罰  
慶賞必信必明聖謨在前敢有不平用賢去邪必篤  
必果祗服聖訓不慎其可出令發政道爲權衡喜怒

從違以道爲經緝熙日新大中之道僉曰神哉茲惟  
大寶寒暑以順雨暘以時災害以消民物以寧云誰  
使然茲寶之神匪寶之神天子之仁大哉聖仁天地  
是配傳示無疆宇宙永賴

省躬殿銘

有序

皇上嗣大寶位清心恭已喜怒不形輕徭減賦賞罰  
以類舉措得宜行之期年萬姓悅服群生欣豫薄海  
內外薰爲太和上猶謙讓弗自以爲德旦暮親政勤  
勵靡遑復於乾清坤寧南北二宮間爲退朝燕處之  
殿置古書聖訓於其中沉玩靜思名之曰省躬諭以

尚父所存丹書之旨夏書所歌聲色宮室之戒曰汝  
其以是爲銘臣受命而退拜手稽首言曰天下國家  
之本在乎君君之所以建極垂範於四海者在乎身  
而致此身於無過之地俾黎元蒙福後世承式者不  
以心爲之宰乎是心也五性具焉五典行焉萬理萃  
焉萬事出焉苟或不有以持之則發乎正者易微流  
乎欲者易危是以聖人慎之而加省察之功德若堯  
舜可以爲至矣而兢業不懈勲若禹湯武王可謂難  
能矣而未嘗敢忘乎學祇德而聞善則拜者禹也屏  
遠聲色貨利而聖敬日躋者湯也從事敬怠義欲之

訓而銘于席鑑衣冠以自警者武王也其爲事不同其敬以省躬則一也故其德業如日月之光與天地並存後之君非無雄才美質然不知聖學之要或始于勤而終于肆或勉強於衆庶瞻覲之時而放逸於閑居狎處之際其不能比隆於古豈無所由然哉惟我皇上以三帝三王之資居二帝三王之位而篤志聖人之學日蒞治朝命令之宣政事之著陶冶庶類而措斯民于治安者既無媿於古矣退而燕休不少暇逸而復省躬于斯焉覩棟宇而若上帝之臨撫屏扆而若祖考之格聖心湛然與天爲一思慮圖猷靡

有弗敬至理昭朗邪慝消除愛惡怒欲之偏無自而出芬華靡麗之誘無間而入固不待省而自存也而省躬之念不忘匪深得乎堯舜禹湯相傳之道烏能臻斯盛乎斯道不傳也蓋久徒知以智術法律爲治以故小不足以移風易俗而大不足以祈天永命聖上以敬爲學繼自今始終弗二內外罔愆將見陰陽協年谷登四靈至品彙咸若子孫黎民受祉于千萬年矣臣幸以勸講爲職謹奉制獻銘曰天眷君德付畀兆民之慘舒繫乎一人萬化之原庶政之本大哉此心與天地準心乎克敬恭已無爲百度以貞四

海雍熙或怠以肆天德淪亡内外交荒邦用弗昌至  
聖惟堯舜禹湯武以敬相傳千載同矩明明天子前  
聖是師端拱法宮天下順之未旦而朝旣盥而食淵  
默齋莊以建皇極于郊于廟鬼神降臨惠于臣民動  
靡不欽任官以賢敷政惟德薄賦寬刑恤孤掩骼至  
仁暢達霑被萬方惟帝克敬惟天降康帝心弗居彌  
自謙抑内殿燕休寅恭朝夕究觀前史以鑑安危左  
書右詩千古與期嗜好未形防鉅于小喜怒之發必  
循乎道恩欲其普政欲其平兵欲不試刑寓好生下  
察民情上祇天戒咸省諸躬無時怠懈敬怠之徵古

有訓辭怠則患生敬爲福基身心旣謹復省于事晷  
於盛時可保長治帝心乾乾如日在天不息于行照  
臨八埏華構有嚴實資聖敬育德綏民未受天慶

慎獨齋銘

恒人爲善徼利務名謹於昭昭肆於冥冥乘衆不察  
恣意所向人欲橫奔天理淪喪君子懲之慎於至微  
匪虞人覺而畏已知一念之萌必存乎正片言之發  
必主乎敬勿謂閤室忽而不欽易欺者人難欺者心  
勿謂細行放而或貳細行不修大德將敗惟聖之明  
不見是圖矧茲士子不敬謂何於赫天君宰爾百體

率而從之勿越乎禮禮爲教本敬爲德基本立基宏  
奚施弗宜齋居有嚴學者孔秩監茲勿忘聖謨如日

謹節堂銘

天道在人爲心之仁仁道之大始於事親事親能養  
謹節爲貴謹則無憂節則不匱我持我身我力我田  
絲服餘閒挾我簡編雖無顯榮我親則安雖無三牲  
亦有旨甘進立于朝大夫卿士揚名尊親由謹節始  
寧海童君以是名堂養親其間華扁煌煌我作斯銘  
用揚厥德有過其間爲我必式

喜友堂銘

真素先生家于海隅自其先人兄弟共居爰議築室  
燕衍以娛卜諸溪南龜協其繇除荒剔穢以葺戶牖  
先生左處諸季在右雍雍愉愉子姓先後徵名陶詩  
命以喜友名成益喜與客飲酒酒半有客離席而嘆  
揚弁啓齒以言予所爲喜者吾能論之凡人喜幸出  
於憂患病者喜愈客者喜還困者喜舒危者喜安又  
有人焉緣物而喜誇者喜權譁者喜市荒者喜色貪  
者喜賄相彼所喜先生不取恂恂骨月恩義有加一  
室團樂其喜無涯此於人情相去幾何且子不聞兄  
弟之間非特于今古人所難歌形斗粟詩賦然其豈

曰無家兄弟爲仇先生之居雖陋弗完我行其庭爾  
箴爾墁先生之身雖隱林阜我觀其私爾足爾手食  
不待奢分饗并飧居不待華同溫共寒霜露之晨風  
月之夕行吟接履坐諷聯席三畝之宅五畝之原弟  
耨于後兄耕于前旣孝旣友從容話言飲此醇醴盎  
然春溫兀登斯堂與飲斯醴歸視其家孰無兄弟先  
生之喜不私諸已將令吾徒聞風而起將令吾居末  
爲孝里先生聞之欣然而喜衆賓醉酒先生起舞取  
酒酌季且咲且語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友于堂銘有序

寧海竺君允恭與其二弟兄升允和皆好學而知義  
以友于名堂蓋有志乎敦睦者因銘以著其美且以  
大且遠者勉之銘曰天賦恒性厥倫有五君親兄弟  
朋友夫婦親之當愛君之當忠人雖至愚鮮不率其  
婦以情合乖戾者寡朋友義交以道相下至於兄弟  
本乎一身或頑不知覆若他人有藩其廬有異其畝  
有富千乘不餽其口有忌其才斥之不疑寧以天下  
付諸凝兒僨業墮身莫不由此嗟彼不仁實滅天理  
天之俾汝爲弟爲昆夫豈人力乃命攸存長少雖殊  
其本則一孰非遺體而恐不恤弟寒父憐兄飢父悲

胡私其身曾不致思在父之身或有痾癢手足撫摩不待勉疆今雖異形其氣則同安危憂樂孰不相通懿美竺君好學慕道謂道之要惟孝惟友既孝于親復友同生高堂其嚴揭以嘉名嗟嗟斯民皆予兄弟顛連無告視之賴泚由近而遠尚克推之政行于家邦國其儀之

慎思堂銘

有序

廬陵劉君子博以文學恪忠受知于上擢磨勘司丞名其退食燕居之堂曰慎思余善是名喜劉君之能於職也銘以相之銘曰惟皇建德統綏萬民孰輔承

之小大庶臣或弼其遠或敷其治有舉大綱有親細事其在賢哲視職則思忠國尊君不顧其私曰此下民與吾同體孰艱孰危孰困寒餒孰爲昏迷汨其天明昭揚大猷樹之邦經虞夏之道殷周之制損益弛張以淑萬世凡民所安必謀必行其所不欲必絕其萌靜以致思俾合中正舍寢忘食祇帝之命揆其所存本乎至公利澤所加沛然無窮嗟彼小夫嗜利忘善豈不有思厥思不遠位患不宗家患不昌罔上浚民患計不良勢有相軋智有可忌心所惡讐患不能去蚤夜以思蓄陰滋姦乘機竊發債國稟官爲休爲



祥爲凶爲禍所思一殊判若水火若有古訓惟慎其  
幾鋤于未形絕于未爲本心之明日月之揭私欲之  
微根莠之拔思發于中由義與仁國忘其家民忘其  
身勲名之盛上配前古視彼小夫穢若犬鼠劉子嗜  
學孔文而賢對越嘉名作時恭先百爾有位慎恪厥  
職思孝思忠鞏我皇國

寧野軒銘

有序

善爲治者常養斯民之質於冥冥之中使之全其性  
而不鑿其天頽然無思頽然無爲惟魯敦樸而不雜  
以僞故其民難搖而易化失其道者則不然搔之以

智巧而眩之以機變飾之以儀節而淫之以浮華於是  
天下之文日勝質日媮民始紛紛徂侖乎下而禍亂  
因之以生太史公班固稱漢文帝之時七八十翁未  
嘗識市井遨遊嬉戲如小兒狀余嘗思其言而嘆其  
盛蓋自三代以降數千年間俗莫醇於此時者賈誼  
輩闇於治道猶發憤病之斯豈足以知文帝哉以法  
術治天下固不若以德化先天下之爲完也是道也  
惟文帝知之曹參行之而賈誼非之此賈生所以不  
逮文帝也哉近代之政去古遠矣然其法寬事約有  
足取者故方其承平之際老成先進之人皆渾厚雅

重口不出毀訕之言而身不履詭激之行余不及見之而聞其流風於縉紳間蓋丘革之餘故老無復存者矣今乃得陳君國大馬陳君閱習俗之澆弊欲以身率之名其所居曰寧野軒其意以爲寧失之於野可尚哉其爲名也昔漢興至文帝蓋三十餘年而後風俗易化安知今之異於古哉復先王之盛殆必有在而君之名室烏知其非兆歟不可以無述也乃爲之銘銘曰皇始尚質貴乎自然不忍以文鑿民之天文過爲媮質甚爲野以媮况野如鄭與雅大雅之音澹泊無華靡曼姪都乃聲之邪質直無文其樸則美

以飾喪真爲詖爲詭惟昔有國政簡而章洽千萬邦民俗阜康鉅夫碩人森列天下推其言行莫匪長者遺澤之傳今也則微不有善士孰矯循之幽幽斯軒茨戶甕牖其植果畝其蔭榆柳豈無藻繪斥而弗施惟野之尚愧不忍爲非無財智亦有儀度慙乎不文惟野之慕蕩蕩流俗機詐日繁上下胥欺莫知其韞軒有嘉名取則孔遠有來遊觀尚勸爲善

雙桂軒銘

有序

傳曰仁者必有後豈不然歟其遊京師識太子正字四明桂公公和易誠篤表裏如一與人交豁然無隱

類漢萬石君龔勝之流舉朝之士服公德無異辭信  
所謂仁者也既而復謁公於清溪私第見公之二子  
曰慎宗敬曰全宗生者又皆英敏卓越讀書綴文有  
名縉紳間人或稱之曰桂公有二良子私心固已期  
之以爲必非偶然者其東歸天台宗敬以書來言四  
明所居軒有雙桂連理之祥因以雙桂名軒余發書  
歎曰是天之所以符二子耶仁者之報其殆兆於斯  
邪不可無以識也爲作銘銘曰天人之間古謂難言  
是豈其然影著於形響必有聲感孰不應胡執不通  
嘗其夢夢盍觀桂公桂公孔仁言敷行敦二子甚文

文則既有質則加厚稱者同口人譽已彰天兆厥昌  
惟桂發祥一本而岐岐而合之天意可知豈無他樹  
獨發於桂桂姓攸契雙桂鬱敷二子之符耿哉不誣  
天亦可親日視于人肆其屈伸惟公植德二子將食  
益衍無匿爾衍爾昭爾公爾侯復膺天休慈溪之陰  
雙桂森森望於東南扶桑可薪析木可焚是桂求存

五雲山房銘

有序

五雲山房者何前宣靈簿樓君士連之室也謂五雲  
者何山名也山而加於房者何室依乎山也室則居  
之爾而詠歌之者何樓君將出以仕而不忘乎室則

無所忘於心矣知本之道也知本者君子之事也何以昭之銘之所由作也銘曰惟山房奧而明弘而有容君子是則厥德以充峻而潔不汙不涅君子是則以保清節山房之中君子不忘慎終毋忘仕也孔滅

林泉讀書齋銘

有序

士不知所爲學久矣文辭以爲華記誦以爲博古之學者雖不外乎此以求道然道不在是也錢塘徐君文以林泉讀書名其齋余喜其好學之篤也誦所聞者以銘之銘曰斯人之生去物無幾參乎兩間惟性之美持美勿斲爲器爲庸牖擴天明厥惟學功孰治

于學而遺其事口習心游卒淪于塾或懲其害力於躬行物有不知將躋于冥又或不然去學絕爲惟心之求異端是歸三者殊科畔道則一幸有聖謨皎其如日匪學奚知匪行奚臻主敬立誠卓爲天民萬理紘紘櫛之如髮春融海澡木長泉達內剗其穢外薶其戕不吝以虧不驕以亢以聖爲準以賢爲徒大道是趨廣居爲家勿溺於汚勿畫於邇日運天行真語確履細行宏猷小紀大綱察於纖微徵於家邦誰謂天下難乎治平各克其需禮叙樂成學之盛功庶其在此豈若偏岐僅足一已俗學卑卑爲俗攸嗤非有

君子孰能與之錢塘之墟有書有齋我思古人于以  
未懷

方硯銘

方其外以由義密而溫其質也仁仁義之殷濟發斯  
文以相乎乾坤

圓研銘

博而圓法地與天重而碩合聖之德既壽且堅以鎮  
乎斯文

倭研銘

產乎夷成乎琢宣文謨佐帷幄矧伊人可不學

扇銘

用此以扇枕孝子之行也用此以扇暘仁君之聖也  
由孝而克之則爲奉上之忠由仁而廣之則爲澤民  
之政也

王待制私謚議

翰林待制王公禱使雲南以節死久而易名之典未  
下門人議私謚之烏傷俞恂曰惟三代之學本諸身  
心著于行事發于文辭表裏相符華質不爽故著之  
于書者即其操行之餘形於言行者即其學術之實  
未有言與行乖身與學戾者也世隆道喪儒者始離

學術心身而二之所學歸乎仁義而所爲徇乎邪僻  
考其爲書則上援聖賢稽其所至則僅同庸俗以之  
處下則不足以美風教化鄉閭以之事君則不足以  
光華朝廷表率海內惟待制公則不然自其少時已  
有大志受於家庭得於師友者皆純正之學察理盡  
乎精微制行本乎忠恕負剖方之氣懷經濟之資當  
元之季嘗草書數千言將上千朝以救闕失知事不  
可爲乃歸休千家欲以文辭名後世旣而遭逢聖朝  
遂爲史官脩元史始於太祖造邦之初終於末主播  
殂之後刪煩剔冗補其軼遺君臣賢否邪正逆順之

跡天地事物禮樂刑政兵民財貨消長興廢盛衰之  
由莫不粲然包綜具有倫序嘗兩贊郡政咸著廉能  
之聲有豈弟之德後以伉直忤用事者使萬里絕險  
之邦留滯數年蠻夷向義之心未洽遂加戕害竟不  
屈以死追考公平平生志行端潔學術淵深其於性命  
道德之要治忽成敗之幾灼見洞曉發之文辭敷腴  
蔚贍浩乎若秋江之濤鼓盪莫測而其來有本也藹  
乎若春空之雲變化不常而其出無窮也其在翰林  
嘗掌制命四方學者爭傳誦之求者盈門以不得一  
言爲耻蓋自古盛世之文一代不能數人而公之述

作可與相準偏才曲士多優於言而劣於行公南中之節奮厲卓偉使異域知中國有守死不貳之臣其過於人甚遠昔王仲淹孟東野之徒門人朋友皆援古著謚後世趨之今欲最公文行以文暨節謚之於禮其可衆皆曰諾其子紳以告天台方孝孺孝孺曰予嘗聞翰林學士金華宋公稱待制公文行皆如恂言死而易名於義爲稱乃定謚曰文節

試筆說

吾居乎鄉客遺善筆二分其一於友人而用其一銳而端圓而勁以摹畫咸與心稱愛之不忍妄用遇佳

紙墨洎文辭則以書書畢滌而藏之恣意率手有所作則用其次者是以雖甚久而猶新焉他日友人至問其所得則曰弊而棄之矣詰其用則紀錢粟貨利卑猥事不稍惜視之與里巷所爲偏欹軟惡者等不知其爲美也吾聞而歎之友人曰子何歎之細也以余用斯筆也而遺其任余則有過矣雖然世之用人者得無有其於余之用筆者乎筆易爲也美者易得也用久必敝固其職也今夫所謂賢士君子者天之生也難生而不夭死不疾病獲全其美也尤難然而用之者不任之以立政教修紀法居廟朝治海內

而卑位冗職是命一不快於意不待其敝而棄之且加不勝之法焉者亦衆矣不彼之歎而於筆焉惜是尚爲知類也哉吾愧乎其言謂之曰筆吾所任也故吾知愛而嘆之任人非吾事也吾其敢僭而歎乎若姑修其可任者以待人之任已何暇乎世之歎而吾之疑邪

畏說

人可無畏乎勿則畏乎長賤則畏乎貴鄉則畏鄉之老成學則畏士之賢者仕乎位則畏法令畏小民畏公議豈特若是而已哉食焉而畏無以及乎人也言

焉而畏其背乎理也居焉而畏其過於燕安也寢焉休焉而畏邪僻有以戕吾中也臨財而畏其損吾行也居寵而畏其滿盈也舉一事與一役而畏其或勞乎民或病乎時也然猶不特此也見少者而畏無足爲之法見賤者而畏無足爲之養見愚者而畏無以教之見鳥獸草木而畏吾之無聞而將與之同於漸盡朽腐也見山林川澤而畏吾及物之利有所不及也見古聖賢之言行而畏其不可追也思乎後世而畏其將訾短乎我也然尚有甚於此者視乎吾身而畏或不能慎守以辱乎親察乎吾心而畏無以全所



付以辱乎天天之畀我者爲何如仁也而或賊之以  
伎忍義也而或蔽之以利欲禮也或爲驕慢之所勝  
智也或爲小慧之所淆以言乎臣而忠或疲焉以言  
乎子而孝或惰焉以言乎大而或未能用天下以言  
乎小而或未能爲天下用凡天職之內有所闕皆謂  
之違天可也屋漏之間鬼神臨焉觴豆之際兵戈生  
焉般樂怠傲醜毒存焉思慮有未純省察有未至則  
爲忽乎天矣人之於天而違且忽焉豈不甚可畏也  
哉子受父母之命則佩而思之一有所違則世以爲  
不子臣受命於君則奉而行之有一有怠事則有不臣

之罰天之可畏於君親也昭然矣柰何人違且忽其  
命而不知畏也夫其不畏者非其人之過也爲之師  
者莫以告而不自知其所受之重也使果知受於天  
者之重則其起居食息語默取予之際其有不惕惕  
以思兢兢以持者乎使果知畏天命矣則所畏之事  
將日寡無所徃而不安矣不知天命之可畏則事物  
陳乎前者孰非可畏者哉是以君子知可畏之理故  
無可畏之患小人則不然入於可畏而不止故知君  
子小人之分觀其知所畏與否而已矣漢中劉生仲  
義事子爲弟子者五年其爲學篤謹不懈而持已以



禮蓋粗知所畏者今將貢于京師升于太學而達于天朝予欲其不負天之所畀而爲君子之歸也故以所當畏者告之太學先生多予之所畏者其必有以正予言也夫其尚因予言而有以教乎生也夫

習菴說

鄉先生陳君季明年六十餘而進學不懈問謂予曰吾之生也先子以晦菴朱子之名命之及長而知其不可也請更焉因名爲熙旣而自念名固不敢同於朱子然奚敢舍朱子之學而不學也故別號習菴以見志子以爲可乎予曰可哉古之人以昔賢之名爲

名者若司馬長卿之名相如慕乎藺相如之爲人而取之也顧元凱之名雍蔡中郎喜之而以己名與之也然而長卿未必如藺子元凱雖賢亦未嘗類乎伯喈豈非名可以取諸人而道必在於自至乎君子之學聖賢務乎道德之同而不貴夫名字之類自孔孟以來學孔孟之道而造其極者其名非必與孔孟同而其道則無不同以其志乎聖賢之志而習乎聖賢之業是以卒至乎其域而不自知也苟爲無志而所習與聖賢殊雖以舜禹自名亦妄焉而已夫孰以爲可乎今君於名則辭而不敢與朱子同於學則習而

不敢與朱子異可謂知所務矣然而朱子之學聖賢之學也自朱子沒二百年天下之士未有舍朱子之學而爲學者至於道之類乎朱子者未之或見何哉蓋踈淺者竊其華而忘脩己之實質魯者守其意而不求致用之全莫不自以爲有得焉而終不得以成身而見乎世君之所習誠能以敬存心以義制行窮萬物之理以周乎事盡彝倫之常而不失其中歛之則措於家施之則被乎民雖欲辭其名而人固將以善學朱子之道稱之矣不治其本而攻其末習乎其言而不察其所由言則凡所習者未必非朱子之所

棄也而豈君之志也哉抑予觀世之學者少之所習既長而怠壯之所習未老而忘是以雖欲志乎道而不可得君年愈高而爲學愈力孜孜焉以未及古人爲耻於是乎過人遠矣蓋或習焉或否焉而習乎非所當習者衆人也終身由乎道而不少息者君子也始乎無所不習而終不習無不利者非聖賢不能也習乎習乎其亦有無事於習者乎然則君也苟終身習焉而不止其爲君子也孰禦焉

王溫子栗字說

浦陽義門王溫柔和而好學加冠將定字其師劉君

恐其不足於剛也字之曰子栗爲辭以祝之而復謂  
余曰願有教也余曰事有似異而相資者水火以爲  
爨鹽梅以爲和寒暑以爲歲由其離者觀之戾乎其  
不侔不可比而合也然是數者必相合而後致用並  
行而後成功夫豈果異乎哉剛柔仁義之辨不啻水  
火然未有不兼二德而可爲君子者視其外謙卑遜  
順之氣穆然求其內壯敬誠篤之意確然故端方而  
不犯慈良而不倚以之措大政持大議不變辭色而  
天下從之自道之不明士各因其資之所近爲學柔  
則至於枉已剛則至於違衆枉已旣不足以立事而

違衆又不能有成治功之不見於世非此也與天下  
之所病者非不足於溫也而患無以守其內是以柔  
懦者多流於詭隨劉君勉之以栗其知所教矣慎哉  
栗乎爾毋厲外而懦中也必也挺拔特立如雪霜之  
松栢不撓不折以固其節乎溫乎戒哉爾毋翕翕以  
合煦煦以同必也如春之融長養生息而不見其迹  
乎栗者所以爲敬也溫者所以爲恕也居敬行恕而  
至於君子吾於子乎是望雖然飲食資乎水火而飲  
食非水火也鹹酸本乎鹽梅而至味非鹽梅也歲功  
成於寒暑而天地之化不止乎寒暑也周人有言曰

不剛不柔厥德孔修德備乎剛柔而剛柔不滯于事  
惟聖賢能之

鄭叔度字說

麟溪鄭君叔度與某同學太史公之門謂某曰吾之  
生先子貞孝君以楷名之及冠太史公字以叔度字  
之義公嘗欲教我矣而未之暇幸與吾子相好子能  
知公之意乎知則盍爲我言之某曰予未之聞也以  
臆言之公之期叔度者不其至乎度者先王所以齊  
萬物一民志之器也天下之物至衆也姑舉一二言  
之布帛綺錦出於人之爲其長短侈狹鄉異而家不

同苟無度以絜之爭奪之端何由而弭乎造宮創室  
群材旣備百工咸集木之宜圓宜方爲柱爲梁長之  
爲棟楹短之爲楔杲苟無度以絜之何由成匠石之  
功乎作樂制器範金爲鐘斲石爲磬組絲爲琴瑟剡  
竹爲簫管穴匏爲笙搏土爲埴革爲鼗鼓木爲祝圉  
其長短豐約之制至不同也苟無度以絜之則音何  
由而和乎任土制邑建都立國或畫田爲井或樹城  
作屏大而四海之內山嶽廣遠無際置疆分界立爲  
郡縣以統之設爲上下以縻之揆里行令數圖責貢  
苟無度以絜之孰得其數而爲之限域也哉度之爲

用亦大矣雖然度有二公家之度懸之國中而四方之民各以其物來就而平焉忤者不敢怒智者不敢欺吝者不敢惜強者不敢違以其折中至公而無私也由國而郡由郡而邑莫不皆然三家之村足不履官府之門耳不聞法令之教削蒿而爲度以竈煤節其分寸量布揣帛自以爲可也苟律之以公家之法則爲僻矣夫人之爲學何以異是閭巷之珉飾詐任情自用其愚行之於家非不可也拚之以聖人之道則過矣故聖人之道公家之度也取法乎天地合明乎日月前同乎三王後符乎萬世若周公孔子者爲

度於天下者也其次若子思孟子之徒明聖人之道爲一時所師爲度乎一國者也次能脩身繕行以善化俗若郭林宗徐孺子之流人稱忠信者爲度乎一郡者也次能篤愿自持動靜不悖乎法取與不過乎義者若元紫芝陽城之流出能盡其職隱能固其志爲度乎一邑者也下此則卑矣今叔度之家秉義聚居者十世堂序之內秩然而禮穆然而樂林宗孺子之行人人操之而叔度蔚有文聲已足爲一郡之度矣而太史公復以度期之豈非欲進於其大者乎大莫大於聖人之道一民志而齊萬物者聖人之事也

叔度日懋而學之其不得爲賢者乎其不得爲一國之度乎豈非太史公意乎抑亦貞孝君之志乎若夫漢之廉范黃憲皆以叔度爲字而後之同者甚衆二子雖賢而不爲叔度言者將以大者望之猶太史公之意也

王氏兄弟字說

翰林待制烏傷王先生有二子曰綬曰紳次第加冠於首各請字於金華太史公公字綬曰孟縕紳曰仲縕而其告之曰美哉二子之名與字也其爲用貴矣朝廷宗廟之禮穆穆在位百辟布列登降俯仰之際

鏘然有聲者非佩玉乎即而視之天子之玉白也公侯之玉山玄也大夫世子水蒼暨瑜也士則璠玫也而貫之者非綬乎綬則皆綬矣又即而辨之天子以玄組公侯以朱組大夫以純組世子以綦組而縕組則士也縕者赤黃之色而孟縕之字以之豈非望其修士君子之行而不爽於用者乎嗚呼綬以貫玉而鳴乎朝廷宗廟之中孟縕嗜學綴文煥爛而和平某深願孟縕之貫道以鳴國家之盛也雖然綬之所繫者非大帶乎大帶之垂者非紳乎大帶之博四寸素而朱裏者天子也而禪以朱綠素而禪垂者大夫也

而禪以玄華練而禪垂之下者士也而禪皆以緇士  
之紳三尺有司去其五寸紳與帶非二物也謂紳爲  
帶可也謂帶爲紳亦可也其等雖異而其爲用約身  
而縉笏者則一也笏之制天子諸侯大夫士以球玉  
以象以魚須文竹以竹本凡四等而將事執玉之時  
皆措於紳是紳者一身之束約而敬之本也端冕之  
卷然袞繡之班然非紳以約之未見其服之稱也球  
象之溫然文竹之燦然非紳以措之未見其有所措  
也而仲縉之字以之豈非望其謹飭自持而致於用  
者乎嗚呼紳之用要矣昔之稱大儒君子曰縉紳先

生某深願仲縉益勉而思以嗣待制君之德也抑又  
聞之待制君之名爲禕而字爲子充禕亦服之貴者  
昔太史公嘗推其義且相期以文顯亦既有徵矣今  
二子也亦有美名而其何人敢繼太史公之後哉雖  
然二子也其尚無忝厥父某雖愚又安敢不勉

戴樂和之字說

事有不相謀而相感者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是八音  
無知覺運動之靈世之所用以爲樂者也仁義中正  
孝友人之所爲以善其身世之所謂德者也德脩於  
己已知之人未必深知之况此八物者何由而知之



乎然而德盛則八音之樂隨之以盛德衰則其音隨之以衰非八物之有知人之誠足以感物物有所不能自止也舜之韶紂之靡靡皆資於八音者也而其音之不同猶陵與谷然者非所以感之者異哉故八音可以人力爲也能使八音和而不失其正者非備德以和之不可也自三代以來八音未嘗絕於天下然終未有及乎韶之遺音也非其器不若其德不逮也苟有太和之德雖操牛尾而叩缶以爲節將有天育神化之意矣不然雖后夔之器尚存而欲其和胡可得也浦江戴先生名其子曰樂問字於太史公公

字之曰和之蓋勉之以德也古人於樂無所不用而今也惟有天下國家者得備而用之其於無位者宜若無與焉然君子禮樂未嘗斯須去於身者非有器之樂之謂蓋無器之樂也有器者固有今與古之殊不待器而和者今何異於古哉視於其身慈讓忠信之色睟如視於其家親睦信順之意翕如此樂之本也奚待於器乎戴氏自德聖以禮樂爲學先生學焉而至者也之和之試求樂之本於身推之於家擇乎其無乖秩乎其有儀則凡接於耳目者皆樂也余將於

是而考其德

傳氏字說

古人之於字名所以自別而稱於人不計其美惡也商以前質畧蓋有徒名而無字者周之文盛矣周公孔子文之所從出也其加字名於子宜有異焉而乃禽魚稱之斯二聖人豈不欲其子有美名稱哉而卒不然者以人之美不在乎名字也德誠足尊矣雖微字以代其名人猶不敢名之苟無足尊者雖極字之美人不之字也盡名之美終不能名于後世也學者亦勉乎德而已何以名字爲哉然今之人不敢忽乎名字者以爲因是或可以勉其德曰仁而踐仁焉

曰義而思義焉果能因名字之美而服行之則名字不爲無益矣烏傷傳君循淳慤有士行其族之兄武昌守伯長字之以希道其號甚美也而願余發之夫道之在天下豈以言而著哉顧知之審與畧行之至與否耳知之而審也行之而至也道固將積乎身豈特希之云乎如使知之未審行而未至雖欲希之安可得也千仞之本不自言而人稱其爲千仞號檉楮以梧檉人必檉楮之是豈名之爲貴哉有其實之爲貴也希道因名字也而益進乎其實則爲希道也較然矣不如是名字且無與於人余言安所益乎

陳野翁字說

天下之事不患其未備而患其太備方其未備也有才知者皆可因其跡而繼之及乎既備而至於無以加傾於極盛之餘而蠹於至飾之後自非聖人矯而持之鮮有不爲大患者故帛之未繪也五色雖未著而黼黻文章之質已具爲玄爲黃無所不可恆有餘美焉或者不察而采色繪畫之炳然溢乎目者固若可愛而物之至美亦窮若先王之治天下常養斯民至美之樸於政教之先使之不以物遷不以習變而不至於不可繼是以安化而易使和柔而易制苟爲

不然寵之以智巧誘之以權詐彼將各逞其所長以馳騫于世紛紛徂侖乎上者日新而無窮而上之所操者已殫矣國家之亡罕或不在乎此昔者孔子每病周末之文而欲從忠厚之先進孔子豈惡乎文哉惡乎朴之散而文無措也去先王之世益遠是朴不知其所在者久矣求之於通邑巨都茫乎其不可致也求之於華顯之位邈乎其異於斯也反而求乎深谷窮山之間蓋猶有可徵者焉苟無好古之君子與不溺於習俗之弊者天地之至美幾何而不至於胥亡也哉常觀乎閭里之會凡耆舊老成之士發言履

行多質實近厚有古昔之遺風而少年英銳往往飾智以相詐挾竒以相高可喜者既過而可悲者繼之吾以是知孔子之嘆有以也四明之南有邑曰奉化奉化之桐照里有士曰陳先生性高守介類古卓行君子年六十餘矣教其子甚嚴待鄉人有禮而和始名曰文而字爲允章既老而觀先進者之日微也復更名質而字野翁余遠古人亦已久矣持其身以行乎今之世心恒惴然恐爲淺薄之歸而不獲聞故老之儀刑何幸乃得先生乎今之俗可睹矣革既弊之文而復乎野以全斯民之樸宜必自東南始東南文

之勝處也然則先生更字之意焉知非其兆乎余雖鄙且賤猶及預聞之

王子文字解

人非名字則不能自別於衆人然其異於衆人者不在乎名字之美也視其德與行焉耳虺蟲之厲者也而仲虺爲良臣蠋螻動之微也而王蠋爲貞士滅惡徵也而子羽爲君子疾不祥也而樗里以智聞夫豈在乎美其名字乎賢聖仁義惠哲忠孝此八者天下之美號世之人以之自名者多矣人未必以是稱之而蓄德謹行者雖未嘗用之爲名字人必以是號加

焉故以美言爲稱謂不若踐之於身見諸行事之可  
寶也自有名字以來人以美言加其身者宜亦衆矣  
而傳於世者可得按籍而計豈非躬行有不至乎士  
或能以名字達于一鄉而不能達于通國或稱于一  
國而不足達于天下然有達于當時而不聞于後世  
者焉百年傳之久而遂亡者焉蓋其名世若是之難  
也沮溺謂孔子爲魯孔丘則是時與孔子同姓名奚  
特一二哉然惟孔子傳後世爲學者師而彼咸無聞  
由是知名字之不可恃苟無足稱雖襲聖人之名以  
自號無益也而况於美言乎人不修其可傳者惟名

字之務美寧非惑歟浦陽王君其名曰江而其師友  
以子文字之其字信美也然斯文也周公孔子之所  
終身學焉如不足賢人大儒竭心思智能欲庶幾而  
不敢望者子文乃取以自別于人其可不懋於德乎  
水不必皆若湘沅也惟能自達于海者則皆謂之江  
浦江其一也其水不可容舟楫浴牛馬而以江名者  
取其不資巨川之助而能趨海爾夫由衆人而視聖  
賢何異水由遐荒而趨海乎然而水無微而不至於  
海者以其不息也思是名也學聖賢之道審能如浦  
江之於海則謂之子文也無惑

黃晏仲晦字說

浦陽黃君晏其生之時當元至正中四方兵起天下大亂民俛俛在干戈之間奔走伏匿無一朝寧其父孩而抱君曰是兒之生庶其有晏乎遂名之曰晏及乎真人應命而起掃除殘賊宇內晏然十五年間遂至平治而君適當加冠方斯時士之揚材露技以干世者又皆騷然不得安其居其資贊相與言曰欲晏者惟自晦而已於是字之以仲晦而俾予暢其義夫士之生大之欲顯功名於天下著譽聞於後世次之猶欲顯于一國下之猶欲顯榮于鄉邦而奚願於晦

哉蓋晦者顯之根也曷不觀於大澤之龍蛇乎當天地閉藏之時遁形於沙泥之下曾不如暖井之跳蛙惟其善自晦也一旦出則興雲霧而雨九土矣古之君子其顯之至者曷嘗不由於自晦哉或晦於屠釣或晦於魚鹽或晦於畎畝晦之久者受抑挫憂患必深所以增其智慮而助其材能者亦衆矣故一有用於時天下無難爲之事而立非常之功豈彼自銜者所及哉然其晦也非直與庸衆人逐逐同汗也雖晦其身而其心未嘗不經營乎天人之際上下求乎古今之豪傑而尚友之也苟亦逐逐然與恒人同視彼

自衒者又何異乎喜功好名之士挈其所有以試於人非不足以立取貴富夸耀其鄉里驚駭乎衆庶然而其憂殆不勝其樂其安亦不足償其危也豈非不知自晦之使然耶黃君之父自危亂之時思宴安而以名其子字之者又知所以保之道可謂善名字矣黃君苟能以古之君子自思而勉學焉則夫顯融之來可坐而得矣不亦善於爲子者乎

劉士安字說

廬陵劉君子博善士也名其子曰善而其友字之曰士安旣字而問其說於天台方某曰事有一言而可

以行於身克諸家推之蓋乎天下非士不足以知之非君子不足以至之非聖賢不足以盡之者其惟善也乎由天地而觀之發育它達盈乎其間者是理也由人而視之慈愛惻怛與天地同體者亦是理也有形之類孰能無之而衆人或陷乎惡者患乎不學者耳士君子之爲學豈能加毫末於斯理之外哉由是而發言焉則爲善言矣由是而制行焉則爲善行矣由是而措諸事爲見於德教則爲善政矣言善言行善行施善政則善播乎天下矣其身庸有不安者乎故士之安乎善猶衆人之安乎利也以利爲安者安

未至而危辱繼之苟能安乎善則貴賤富貧佚愉憂  
戚變乎外者雖無窮而其心未始不安也劉君有學  
行仕于時其勢可以爲善而其心休休然有樂善之  
色是其善之可稱者亦衆矣又欲傳諸子而因名若  
字以教之豈非知所教也哉士安居乎家則取於父  
遠焉則取法天下之善士又以爲未至則上而取法  
古之聖賢以爲師則其進於善也何惑焉

蔣伯孚字說

予嘗觀乎大澤之陂而知易中孚之義矣方其一碧  
千頃涵山浸空清恬靜帖鱗介呈露已而風遜蓬焉

生拂林動谷而加乎澤也恬者沸帖者震絲縈縠動濤  
迴浪噴萬皺相因變怪莫盡則仰而歎曰斯所以爲  
中孚也乎聖人之取象精矣夫澤至靜物也孰得而  
感之苟以石則石沉矣澤何能感以火則火滅矣澤  
何能感以雷則虎聲而不動物澤何能感天之高也  
地之厚也有生成之力而欲一感之不可得也必也  
其風乎風動則澤應有不待踰時而感者矣若此者  
以其中固有相孚之理也而斯卦也巽悔而兌貞巽  
風而兌澤於象爲中孚又巽順也兌也以順感民則  
民說而信矣於義爲中孚又二體之中畫皆陽有誠



之義全體中虛有虛之道斯聖人之取義又精也夫  
人之心至深而不可測猶澤也將何以孚之哉苟以  
威刑感之則猶以石沉澤也徒撓之耳以智計感之  
猶以火投澤也徒自勞耳以號令感之猶以雷動澤  
也徒震撼耳能感之者其惟誠乎以誠感民則有不  
言而信者矣豈惟居上位者爲然也雖公卿大夫亦  
然以誠事君則君信以誠蒞事則事治以誠享神則  
受福矣豈惟公卿大夫爲然也雖士亦然親親也匪  
誠則離處鄉黨也匪誠則怨交朋友也匪誠則爽豈  
惟士爲然也惟藝亦有然者孔子曰人而無恒不可

以作巫醫恒者常理也謂誠也醫而非誠將孰信之  
哉烏傷蔣伯孚士而醫者也而其名曰誠徵予說予  
故釋其義以告之伯孚能審乎此爲政可也醫云乎  
哉

蔣氏異瓜辨

東陽蔣宗顯藝瓜之圃得異瓜焉並蒂而駢實紺色  
而璧文圃人異之曰自吾一人詎知從事乎茲獲瓜  
多矣未有若斯之異者其殆祥乎不敢取以告宗顯  
宗顯視之果異也不敢以食奉之而歸或曰此祥也  
天下之物異於其類者爲祥爪牙角鬣之倫旡旡也

人恒見之不貴也其異乎類者曰麟麟不可多得也  
人貴焉故麟謂之祥羽翮而飛者充天下人不貴之  
者必其多者也其不可見者曰鳳故鳳謂之祥萌而  
生者衆矣而獨貴乎朱草湧而出者衆矣而獨貴乎  
醴泉豈非以其寡哉今夫瓜家藝而人食之累千百  
未見其狀之若此也而蔣氏之圃獨見之安可弗謂  
之祥乎或曰不然物皆本乎氣化而莫能相通各囿  
於天而不知其所由木之樛者曲者岐者詭形怪質  
萬變而不齊人不能詰其端雖木亦不自知其所以  
然也謂木有意於爲之木未嘗有知也謂造物者使

之然造物者不若是屑屑也然則物各役乎天而不  
自知也明矣何預於人事乎人之指有岐者脅有駢者  
人不知其曷爲而然也夫人之靈且不能檢其形况  
是瓜也植物之微者自知爲異爲祥乎草木之異常  
者皆氣之變也於人事乎何與而人以爲祥豈不惑  
哉二說者相持久不能決宗顯以問余余曰謂之祥  
者是也謂之非祥者亦是也君子之道大極乎天地  
微通乎鬼神能充其用雨暘寒暑自我而施况一草  
之異乎故有以致之則謂之祥可也苟無以致之雖  
使禾穎同乎隴木理連乎庭災害之來猶有莫止者

卷之七  
祥烏可恃乎蔣氏於東陽爲望族忠信孝友著于鄉  
踈親聚食合爲一身斯人之祥也祥乎斯世者也又  
何以蔓生蠶實之怪爲足尚哉且一瓜之異於其類  
猶聞于人而名于世况夫德之異於衆庶者乎蔣氏  
其益務滋乎德而勿異乎瓜他日治民者奔告于天  
子以爲東南之邑有祥民者必蔣氏也耶

府學生陳縝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集歸 戴瘡

黃巖縣學生孫晃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七終

遜志齋集卷之八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雜著

考祥文

孰爲祥乎匪物由人子孝臣順父正君仁是之謂祥  
數者咸備雖星殞地裂不足以爲殃苟失其道上下  
易職尊卑乖序雖芝生宮寢麟鳳在郊於祥何取世  
之人弗思求祥於物不知己之躬有祥攸出爲善于

家祥實基之不勉已而循物禍之所隨

戒妖文

人知物之妖而不知人之妖知人之妖而不知妖自  
已招山崩川竭雖爲可畏孽庸賢遁尤爲可懼牝晨  
羝乳人以爲異數倫敗俗其禍尤著嗟乎今之人樂  
妖爲祥行如跣躡喜色揚揚哲夫旁觀股栗心掉彼  
謂無憂酣喜譁笑天縱汝爲妖吾則莫知苟自人興  
汝寧不思

誚伯牙文

世傳伯牙事陋矣張文潛爲賦哀之其辭信美而其

義尤陋也余讀而鄙之爲文誚伯牙且正張子之陋  
其辭曰戰國之士好夸嗜毗恒詭實以求合不顧人  
之是非於斯時也求自重而違世者嗟吾舍子而稱  
誰然於子有憾焉蓋惜子爲藝也善而爲識也卑君  
子之學自得而已苟余中之有樂遑恤世之愠喜感  
子期之見知遂絕絃於旣死悲乎陋哉子之志也知  
子一人不知舉世使夫人能識子則何名爲絕藝俚  
歌巷語嬰孩啓齒惟其不知乃爲至貴子之不幸子  
期是值忘子之惡舉子之愛俾爾望於人也過深而  
得於天者不至子誠有以自適天地日月草木庶類

舉目欣然皆識子意苟爲不得雖子期接踵譽言盈耳亦何預於吾子且夫全於天者不求合於人志乎遠者不取效于邇嗟伯牙乎爾曷不以萬物爲一身以太虛爲知己等毀譽於浮說而游心乎冲漠之鄉下迨乎無窮上泝乎無始以與無耳者聽無言者語奚爲栖栖焉隘狷而可鄙此藝之所以爲小技而子固不足與聞乎此也耶

吊茂陵文

祇明祀而言旋兮指槐里以西征停策憇于道旁兮觀高丘之崢嶸即故老而訊之兮惟漢武皇之茂陵

整冠裳而疾趨兮躋遺廟以屏營凄風起于叢棘兮  
駸駸嘯于幽塋慨雄心之靡托兮悲曩志之無成惟  
君皇之御極兮遺炎靈之方熾陋堯禹爲未足遵兮  
卑祖武而弗肯繼內瘠民以自殖兮外震威乎遐裔  
騁車轍于八荒兮候神人于海濱建千門與萬戶兮  
殫土木之奢麗希軒轅之騰化兮求傲倪乎斯世何  
盛業之易隳兮洪謨鬱而難宣雖暫弱于戎胡兮生  
民疲弊而不痊奇禍機于巫蠱兮如胤丁毒而嚙寃  
諒逞心於屠滅兮抑天道之致然闢土疆之宏廓兮  
曾玄官之莫固赫丘革之繁庶兮委守衛于草露城

闕之崇敞兮求斷礎而無所後宮之詔冶兮僅或傳  
其塚墓像祈連以旌武兮想壯魄之已腐嗚呼哀哉  
形必有盡兮孰不有亡匪君皇之獨然兮尚奚爲隱  
憫而迴違惟祈生之已甚兮或妖誑而過望謂長年  
而卒老死兮斯足垂戒于昏荒明固有所不達兮智  
固有所短偉才畧之英邁兮哲與愚其相半賴表聖  
而黜邪兮兼善悔而能斷雖人恫而財竭兮終克免  
乎危亂悼往者之無知兮尚來者之可諫感盛衰之  
相襲兮仰昊天而永歎

顯天文

維洪武十四年歲在辛酉六月乙卯朔下土臣某謹  
稽首昧死言維天生人厥質匪恒君之惟后淑之惟  
師匪后無以厚生匪師無以惇理位有隆卑其任惟  
鈞天降疵民不靖乃生越二紀茲甫受師后之功孰  
迪彝訓俾弗沉迷時惟臣師實宣若皇命肇小大遐  
邇民咸若德蹈則庶邦底寧忠順徵嘉不自引伐亦  
旣致厥事心罔或弗念帝室肆仲子元孫顯被寵命  
咸率履攸行弗越謂后惟天惟父惟天下烝民主曷  
敢不祗順暨躬暨嗣人曷敢弗伏思錫繼忠孝于將  
來時飲歆曰斯我后之德時逸燕息曰斯我后之惠

遠臣耆艾童弱戴后德允若臨視粟粟肫肫罔有遺  
乎昭憲誠寬焉宜聞于天天曷不易謀乃裁降之大  
戾恫戕厥家播流于西邑耆臣黃髮邦之寶龜灼知  
幾先邦之水火灼資民庸邦之粟帛民賴以生今曷  
使匪辜踐艱荒民罔不大惻曰曷自遺耆成人繼自  
今民何鑒何式何賴以永存如父母罹凶灾罔豫矧  
臣承導 愛愛德施弘章肇閱閔心隱痛若弗能生  
念凡民師猶父母父母疾苦子顙祈於天天必閔應  
臣自茲始祗陳厥由臣有壽年祿慶在天未逮臣身  
願輸弗享以延師之脩齡啓帝心俾師克復故里居

建乃家勿墜庶海內民有仰邦國有望臣死罔悔惟  
天鑒民誠誕敷休命匪臣蒙嘉徵將兆民是賴臣聞  
曰民雖卑誠靡不格天天雖尊惟誠之從嗚呼皇天  
其尚閔茲臣小子未有知惟天其惠綏休命

告風伯文

舟楫所資惟風與水二者皆得一日千里其或不然  
水戾風遠只尺莫進如受繫維今赴京師舍車從汴  
河決梁陳茫無畔岸所冀清風送我于南風乃逆施  
不可以忱篙人艣工流汗成雨白浪湧騰抑退軒舉  
歲當大比群士畢來天府奉詔俾擇其才時有常期

勢不容後風苟尼之果誰之咎帝御九州事天敬神  
凡爾百靈孰匪帝臣邦國大事在乎取士不能體國  
亦神之耻咨爾風伯幸停怒威亟北其旋翼舟以飛  
三日之間達于畿甸我期不愆神亦罔怨百靈洋洋  
儼乎在前豈吾之私帝命是虔

里社祈晴文

民之窮亦甚矣樹藝蓄牧之所得將以厚其家而吏  
實奪之既奪于吏不敢怨怒而庶幾償前之失者望  
今歲之有秋也而神復罰之嘉穀垂熟被乎原隰淫  
雨暴風旬月繼作晝撲而拊之今雖已無可柰然遺

粒委穗不當風水衝者猶有百十之可冀神曷不亟  
訴于帝而遏之吏貪肆而昏冥視民之窮而不恤民  
以其不足罪固莫之罪也神聰明而仁閔何乃效吏  
之爲而不思拯且活之民雖蠢愚不能媚順于神然  
春秋報謝以答神貺者苟歲之豐未嘗敢怠使其靡  
所得食則神亦有利焉天胡爲而不察之民之命  
懸于神非若吏之暫而居忽而代者之不相屬也隱  
而不言民則有罪知而不恤其可與否神尚決之敢

告

告佑順侯文



古之人以守鄉邦爲榮者豈以父兄宗族親戚友朋之所在一旦出人所未意傲然官府之上賞罰予奪千里之內爲之榮哉吾生乎斯長乎斯飲食乎斯學問交游莫非斯郡之人則知其風俗之盛衰究其民人之苦樂莫吾若也幸而得民牧之寄除其所苦副其所樂革吾平日之所甚惡施吾平日之所欲爲使一郡之民皆與被吾澤斯其所以爲榮也雖然守之任有常歲人之禍福不齊有及終歲者焉有二歲者焉有百一之中或至於三年則又徙而他之矣雖欲盡其心智殫其材力不可得也今君侯以康之人生

雖不得守鄉郡漫而爲神受帝明命合享廟食於數百里之內朝廷褒幽德錄利功錫爵爲侯冕旒被裳秉桓圭坐乎殿堂之上鄉郡之長老子弟奉饗弊具牲酒備樂歌拜跪裸伏乎階坳之下無間深山窮谷望望而有之今二三十年矣君侯之榮勝於守鄉郡者豈不遠哉然榮之大者其責任亦大不可不思也其天台之書生愚不足以知鬼神之故以所見者料之上帝不猶人主乎君侯不猶守令乎今有守令受人主之爵祿而不治民事又見小民之急而受其貨財酒食旣已得之而漫弗省其所苦小民不赴而訴

之則人主且察而誅之矣今當六月而天不雨禾黍  
焦然欲死小民無所控語持牲醪禱乎君侯之廟者  
相繼也君侯端坐而享之未嘗有所或拒又不告之  
帝乞涓滴之水以潤下土在他人不悉生民之苦者  
猶不當爾况君侯父母之邦乎君侯不能辭其責也  
審矣然而守令若此則上有人察之下有人訴之上  
帝之憂閔下民豈有任不職者而不怒其怒與否固  
不可知然而小民亦不訴者以無所訴而遂止是小  
民至愚而不知禮也惟禮年穀不順成變置其社稷  
土穀之主有功於萬世一不順成且得而變之况君

侯乎君侯不可自恃也明矣夫禮天之經也人奉天  
經以行則猶天之爲也未見其不可也人謂神乃帝  
所命人不得而變是不然帝無所私其好惡視乎人  
人之好也帝亦好之人之惡也帝亦惡之向以此郡  
之人懷君侯之德故帝以命君侯帝之命君侯者以  
君侯能澤一郡之民而知其利害也今君侯有民而  
不恤受民之祀而不辭帝苟聞之責君侯豈其難哉  
君侯若此非特此郡之人可廢君侯也君侯之厲民  
不仁也受祀不義也以此二者有能率民數君侯而  
墟其廟廢其祀是天之所甚予也况君侯天下之備

男子以生民爲心之日久矣其忍視民之窮困而不  
救乎君侯其勿謂其不爲也某腰下有三尺劍欲爲  
四海除患救害每見民之憂苦輒作蛟龍鳴思擇其  
尤者而少試之君侯幸無忽倘三日不雨當先拆君  
侯之廟投之於水恐君侯或蔽於左右近習而不知  
故先以告君侯其深念之無悔

覈咎賦

敷言而 兮秉吾志以陳辭質尼父以爲理兮要  
子輿而無私爰抗志以邁往兮 火中以爲期匪道  
術吾弗懷兮匪聖哲吾弗師朝旣遊於貝闕兮夕又

息乎瑤之圃睹瓊環之溢目兮胡獨 猶豫而不取  
豈味惡乎斯類兮恐心淫於可喜寧不美夫琛璧兮  
匹夫懷之而禍已策余馬乎會稽兮探神禹之秘宀  
悼道文之湮喪兮 之惟輟北吾濟乎大江兮

抗呂梁之驚濤衝風擊以溼滴兮虬螭號進只尺其  
莫遂兮忽回薄如羽毛絳紼設而奚施兮慘恒沮以  
煩勞豈好遠而負重兮將弘毅以作聖苟斯道其可  
望兮雖瀕死吾何病朝一食而忘味兮夕假寐而不  
安若芒刺之窒吮兮旣決去而能言踵四瀆而東鷺  
兮挹山川之麗淑岱宗屹乎北屏兮鳧與嶧其聯轟

兩觀及其如塌兮欽明刑之震肅踞含萌于杏壇兮  
盼佳植之森若躋雖存而世久兮欲咨詢而未能魯  
周公其已衰兮文獻泯滅而誰徵倚壤垣而大息兮  
問吾生之已暮俾覲聖而友賢兮 豈不顧乎此度  
嚼揭復乎盛時兮固宜冥趨而 步昔子輿之有言  
兮謂凡民乃有俟豪傑審其時出兮微文王猶興起  
余雖不及古之人兮幸賦予之靡異帝既命之以至  
純兮親又廸之以遠志曰聖言具在兮爛日炳而大  
示能潛心於求索兮敬典敬其 致何有積而不增  
兮孰云行而不至恭昭訓而自省兮震雷霆其若驚

從洋洋之江海兮蹈疑澌之始冰選微入於中流兮  
舟楫而 兮 執汝操之弭貞神安余

以 兮 昭明而光大兮曾不

越夫一語無嘒嘒以爲大兮無 以爲頗無矯矯

以爲直兮無營營以爲阿詭而弗卑兮正而弗亢無

易合而難知兮有難近而可尚剛毅聖之所取兮柔

彼務私而苟悅兮知其中之匪仁道乃貴

乎有名兮 所 處衆忌而莫辭兮同群猶

之攸 懷斯言之不能忘兮 吾意之未堅始敬

而不忘兮茲少 逢悠揚蛾眉之姣好兮衆女

怨其殊特繫孤鳳於雞鶩兮 與之兢食屈媵麗

於文辭兮黨人譖而放黜賈正言而 兮椎魯

惡而遠斥願蹈道而則聖兮邪交謗為鬼蜮 立言

而輔經兮儉鄙訾其悖德自古昔而有然兮矧菲薄

之極愚彼設而坎穽兮情不顧而徑趨鳶帖翼而下

搏兮孤鷁以為 狼彘尾而伏伺兮犢衝突以為侶

禍恒隱於不測兮謗恒發於不疑悼不智而受侮兮

何彼人之足尤覽先哲之好脩兮 微而不揚方

進鬻 而其所為相兮趙堯果代乎周昌語終而降

拜兮美郭奉之善誘 縱賢於同類兮夫豈足為師

友以倒屣而見粲兮弘知枯之將貴脩虛挹於周英

兮曰非 敢 抱朗明之精誠兮又重之以無

在此曹無損兮 其見如先後之胥接兮固代

謝之恒理齊俊而訕哲兮 而何耻繫人厥有

之命兮豈毀譽之能移諒勞心而何益兮 哀德

於人兮毀與皆可師譽

兮毀 昔患人謂何兮明憮戚於細故神

不於 兮 乎九土前三秋而無始兮

後百世而無終 起 何異蜉蝣與蟻螻

馴麒麟以駕輓兮繫 兮 鼓元氣

而凌鴻濛吾將視天

閭兮

責於外物兮期企乎

多缺誤

靜學齋賦

惟昊穹之玄默兮備恒道以示日月煥其錯行兮紛

布  
展肆一呼而一吸兮爲發育與摯斂群物

從而榮悴兮陰陽其舒慘大莫踰於嶽瀆兮小莫

至於昆蟲顯何遇而弗  
兮隱何感之弗通且深

廣兮夫何術而能  
極靜靜乃動之根兮

五氣上臬行而妄動兮庶類之營庶類之營化

其無成矧同人一心兮應外觸乎糾紛

匪澄明而靜一乃如絲而如棼者聖師之無憲猶

日  
潤指昊天以示人兮欲無言而默運猶

賜之善辨兮謂辨予謂未知顏氏顏氏如愚兮亟揚

言其庶幾嘉木訥之近仁兮佞之爲  
而潛

思兮弘猷之在茲維周氏後作兮興絕千載之遺統

揭道奧爲圖書兮曰主靜以制動何明者之通達兮

瞽者從而遠之道昭昭其孔彰兮昧者棄而材之得

失兮恐利口之深詭雖榮盛而  
切兮何異

螻蟻余少志乎行道兮獨慕乎前脩有虞信莫京兮

餘可以以爲速標禮樂以爲楫兮施仁義以爲舟濟

湯 之洪波兮冥斯民於樂丘忽有悔其不然兮  
知余台之未至欲以靜而爲學兮庶來者之可冀且  
潛心於冲漠兮夕重之以乾乾攝衆衆而靡形兮中  
扁湛其若淵交至而弗勞兮如水涵而鏡受未至吾  
弗迎兮旣往吾弗咎懷明德之在已兮耻流俗之狂  
儇若默 而行正兮惡夫飾貌與多言示狙猿以  
周禮兮競叫噪以 固歎知我之無人兮嗟斯道之  
難遇何朱氏之好脩兮先 之中情敢靜學之嘉  
名兮銘齋居而服膺賢聖匪降自 兮脩道以立成  
尚慎終以弗怠庶言之可徵多缺誤

憫知賦哀葉廷振

塊居幽而處獨兮藐昧陋而違屯視冥芒而無覲兮  
聽矐矐而無聞疲精思於編簡兮馳志慮於遺文悼  
往古之莫吾與兮愧當今之莫吾親夙吾秉茲嫵志  
兮出宇內而求友 旣高 采兮亦微容而寡受  
紛瓌琦之豈無兮逞瑰麗之叢採驟而俄躋兮或始  
揚葩而遽朽焚芸芸之易逝兮莽悠悠其何之恍晤  
言之猶新兮倏暮草之已滋睇昊天而太息兮俯長  
川而增悲望斯人之不淑兮慨吾道之將微惟 素  
之靈霄兮美之子之挺秀質顓醇篤敏兮父師申之

以告詔博載籍之淵粹兮騁俊力於文囿鉤群言而  
交貫兮迥泝舉而 奏應薦書於辟雍兮再而再進  
却曰吾慮道之未脩兮行吾志之靡獲衆喧闐以銜  
鬻兮兢攘竊而不作苟得之以爲宜兮失怨悱而不  
釋快庸目之矇眊兮機詐陳而自賢蘇腐櫟以爲芳  
兮譽沉檀而斥龍涎進龜實豆兮毀擣珎爲穢臙獻  
剝泉以爲領兮謂錦纈可直履舞山鷄以效祥兮威  
鳳羞而 羽旣自欺以惑世兮世亦安之而不顧孰  
若子之誠一兮 於名而實富在往歲之孟春兮歛  
舒舒而來翔繩吾以儀則  
以文章

醉稱觴

以孰

寐兮

恭

眩惑矣

九州之廣大兮固三

代之疆 何賢哲之寥 兮不逮古之多士天旣生  
而偃之兮人莫窺其太始將忌能而嫉智兮天與人  
其同致昔洙泗之盛聖兮異才森其並出大或慢於  
造邦兮小猶易夫千室使僅得其一二兮真足極斯  
世之遺失嗟呼不及古之人兮又無友孰自律受形  
氣於大化兮知終盡之有期生有益之爲美兮何壽  
天之足議松柏薪於空山兮與朝 又何異生有樂



而可耻兮死有厄而足貴吾曠觀乎宇宙兮等萬古  
於一漚揆庶彙之消長兮審二氣之所由山有圯而  
合兮川有壅而爲丘化昭明於腐兮鏤覆載而不  
少留彼天地山川且有漸滅兮矧天人復誰重日  
佩美兮襲芳宛可慕兮難忘竭逝去兮何爲生不永  
兮使人悲庸多壽兮哲天般  
兮誰究誰考遊太  
初兮返其真愚風霆兮挾星辰帝視下兮察其仁異  
才降矣後復多缺悞

友筠軒賦

惟青青之玉立俯漪漪之軒構憇樂矣之幽情處蔚

然之深秀蒼雪洒乎涼颺綠陰蔽乎清晝春之時也  
暖律乍起和氣方剛對穆穆之龍孫列斑斑之鷓行  
風節持以雅素體質直而端莊其夏色也南薰解籟  
丹鳳來儀香馥壘壘而貝簇密葉重重而翠圍笙簧  
弭乎節奏珮玉鳴乎參差眎佳麗以裒雄據靜便而  
伏雌若一塵不到之際萬事脫羈之辰渭川致乎斯  
景黃崗寓乎此身風徐來而韻合雨初歇而香勻至  
若色侵書帙涼溢芳樽日穿漏以隤金水環迴而嗽  
銀座擁碧筒之杯地敷翡翠之榻或彈碁而雅歌或  
解衣而脫巾或焚香而啜茗或聯句而鼎真固平生

以足樂雖百罰而弗醺越若秋之與冬金氣肅兮萬  
木凋玄冥降兮群陰驍履霜兮冰將至擁枯拉朽兮  
焉逃稟抗雪之英姿健凌雲之高標或強董宣之項  
或折陶潛之腰或簇白雲之調或作重華之韶既不  
婉以不麗亦弗矜而弗驕世上有玉堂之貴此豈無  
甕牖之安乃緩步以當車復謝崇而慕閑彼將聽晨  
雞而拜楓陛此獨咀明霞而高柴關忘情於漢庭之  
寵避世於商陽之山至於侶魚蝦而友麋鹿豈復對  
隆準而瞻龍顏采玉芝於蒼烟之表洗兩耳於清溪  
之灣然而清則清矣未有得茲軒之真樂者也辭曰

清清兮歲寒之心温温兮琅琳之音君子居之兮實  
獲我心正俟命兮履薄臨深君子處兮慨古傷今古  
人汨汨兮誰爭子所蔬一器兮酒一觴樂以忘憂兮  
歲月長羌彼五陵豪富兮乃積乃倉朝重白璧兮莫  
手糝糠松花飯兮荷葉衣贖兩耳兮遠是與非朝其  
遊兮莫而歸安得從子兮其樂有餘

鄭氏四子加冠祝辭

浦陽義門鄭氏十世之長仲德父以禮冠其從子杓  
及諸孫燧燭耀而以字爲屬余惟冠禮之不行也二  
千年矣舉曠古久弛之禮而行之夫豈爲耳目之羨

哉亦曰以古君子成人之道望乎子若孫爾上以古  
道望其身而不能以君子自望謂之愛身不可也余  
欲四子者爲君子故因字以勉其德杓之爲用惟絲  
是理字曰叔理欲其精敏不懈以周乎事燧以改火  
民用是資字曰允資欲其致用于世而不爽於宜燭  
爲光明明不進乎上則不能遠字以允進使進乎善  
燿者輝之著苟充其內則其輝也益遐而晷允充是  
字俾篤實其中而致其昭也大余於四子蓋各有望  
焉不爲無意也四子也豈可不勉以違父師之志乎  
祝辭曰加爾元服維茲令辰匪飾其外貴乎成人昔

未有知德或未備人曰童子宜有不至旣峩爾弁而  
童厥心人謂之何責望也深一言之善終身行之今  
字告汝維名是徵杓之爲噐絲用以理解類析紛莫  
切乎此以理字杓其義孔章用之於身旣要而詳天  
下庶事紜綸舛錯如絲之棼不可控索急之則亂緩  
之則艱無爲則弛有爲則煩曷以治之其要甚寡知  
要則爲優於天下人心之明與天地參何遠弗該何  
微弗涵養之以敬以澄其內制之於義以應乎外肫  
肫其誠允烈其光如揭日月以燭四方以理庶事靡  
有滯失孰能致然大本旣立由身而家自家而推有

以應物何適非宜曷以甚爾聖賢之事勿謂難能與  
汝不異○生民所資菽粟爲甚苟微水火曷以烹飪  
火之爲用與菽粟同此落二句古者用燧以寓政機榆柞  
桑槐各資其時字曰允資於義其可望爾致用比德  
于火酒醴牲牢或可暫違一日匪燧民實阻飢凡此  
生民孰資以立蓋有君子進其不及養之俾生導之  
俾成植其彝常牖其天明致用之功與燧無異何能  
濟物是在材智爾欲爲燧惟德之脩有以資民民咸  
汝求人之有心孰不思善惟其無學所思不遠學以  
爲本焉行培之仁居義途勿怠于爲政飭于家治比

閭里暨躋于位惠澤彌溥率履弗越斯謂允資貴成  
厥躬賢者自期○惟古有訓冠爲禮始曷始于茲備  
服致美玄端而袒人必尤之佩而不冠則爽于儀致  
飾于外惟備之務盍思厥德寧有未具爾生名胄有  
伉其門曷以求家在爾後昆燁爲爾名光明是勉明  
不上進所及不遠字以允進以遠爲明匪字之美尚  
躬于行日之方升其輝耿耿愈進而崇無物不炳譬  
諸爲善其始甚微日進月升譽聞赫熹恒人之身望  
爲聖賢其功之難有如升天進而向上靡有弗至謂  
吾豈敢斯爲自棄天賦明命曷有不完久蔽而昏盍

識其端人怠以嬉獨奮于學學功既進乃亦有獲衆  
怯於善獨勇于爲善集于身進德之基勿怠其易勿  
畏其難勿移于昏惑於人言日有孜孜惟道是信緝  
熙于光明斯爲允進○古制名字以號其身匪欲務  
美以夸於人後之命名取義甚備能思而行猶古之  
意爾名爲燿燿爲輝光曷以字之允克孔滅惟天之  
運厥章爛然日月迭行星辰照宣天胡致斯陽體充  
實積中旣久光華外溢地厚而廣克配乎天實彌乎  
中至文發焉其在聖哲煥其有章秩秩而陰煌煌而  
陽視于其身威儀甚都發爲辭令爲世大謨豈欲其

然外施厥美道德內充不能自止至足而流至美而  
發雲蒸雨潤靡不暢達今爾何學稱茲嘉名苟能充  
之何德弗成出言則思聖哲是效舉足則思前武是  
蹈於親而孝而弟而兄自卑而尊無不敢承曰聖若  
茲我猶未及夫豈非人敢不汲汲仁覆天下智周萬  
彙吾獨何爲而有未至知之使明踐之使弘反求諸  
心使及于誠涵蓄旣深遵養旣美光耀旁燭孰之能  
禦世不知道習陋安卑聞師古人不訕則疑慎勿類  
斯勇往獨覺允擴充之匪聖焉學

釋思辭

翰林待制華川王公子克奉使雲南十年而未復其  
冢子綬作思親之堂以寓其望慕之意而少子紳復  
爲賦以自閔其志切其辭悲讀之可以流涕也夫父  
子之恩天性也豈有紀極哉孰不樂乎字養承事於  
安泰之時而不獲者命也命非自我出者君子盡  
其所能爲而已矣其如天何哉余悼二子之志推其  
故以釋之始發乎情而終歸諸命以冀其定焉辭曰  
悵獨往兮何所天廣地遐兮道躋且阻鯨鱈據川兮  
陸有兕虎蠻之人兮不可處君不歸兮將安與我思  
君兮我心勞苦楓櫨葉暗兮霧杳冥毒氣漲天兮蟻

狎又鳴蠻之人兮鳥獸嘍嚶被髮兮保行血爲飲兮  
齒頰頰君之處兮誰爲朋冠裳兮佩玉乘文駟兮蔭  
華屋俊彥兮汝從倡汝和兮往余復愉樂兮恬康尊  
盛兮朗融曷不歸兮蠻夷之中彼豈汝悅兮此寧不  
子容我思君兮意安窮翕翕兮俟俟汝閭兮汝里食  
有黍稻飲有醴有豚兮有羜繳有鷄兮罟有鯉有子  
爲養兮羞服温旨望不還兮悲莫止崇堂兮邃室陳  
壘兮肆几便心兮佚體眉壽兮樂愷君胡爲兮去此  
我之思兮如水孰不安兮故鄉迷獨處兮蠻荒謂誰  
兮使然皇有詔兮孔明天穹兮在上命在人兮昭章

貴我兮賤我疇能違兮天常既知命兮何悲聖不遇  
兮矢言居夷秉至美之在余胡不可兮懌怡由余兮  
季札夷之產兮睿哲諒何所之無士兮道焉往而不  
合管蒯可以爲服草木實可以爲糗舍故鄉可無思  
兮皇之恩不可忘恃聖明之大德兮終擴闢此殊方  
操吾節以來臨兮縱遲暮兮何傷

文會疏

伏以道術之分九流儒者實禮樂之宗主浙水之東  
七郡金華乃文獻之淵林在天纏爲婺女之墟於墳  
籍資賢人之聚自宋南渡有呂東萊繼以何王金許

真知實踐而承正學之傳復生胡柳黃吳偉論雄辭  
以鳴當代之盛遂使山海之域居然鄒魯之風天實  
啓之世有作者惟我朝創業垂統之初載得華川潛  
溪之兩公或以誠薦博大鎮朝廷或以忠節剖方聞  
夷夏修九十二年之元史爲百千億載之成書雖盛  
衰榮辱所遇難齊而道德文章俱垂不朽繼其後者  
夫豈易哉恭惟仲縉先生推其學則潛溪之門人論  
其家則華川之愛子耳濡目染於斯道斯文之懿不  
出於戶庭而得之心解力行於厥父厥師之傳能紹  
其箕裘之業矣是以名播萬里來覩王國之光經授

諸生聿佐郡庠之教夫成都自文翁興學不乏楊馬  
三蘇之才况賢王尚文已成周召二南之政教化行  
而風俗美固曰本於人君師道立而善人多是所望  
於吾子尚念淳熙乾道之大統皆振民育德之宏規  
夫何近代以來徒爲謀利之具慨想一時之群彥鮮  
不隨波而逐流苟非振古之英賢孰克任重而道遠  
本六經而敷五教慎無負於孔孟在天之靈備九德  
而配八元庶有待於唐虞致君之士謹疏

建祖祠移族人疏

舉觴而酌先酒蓋思麩藥之物秉耒必祀神農尚推

粒食之始况夫人之取質皆先祖之遺休堂構積累  
世之勞疆畛有無窮之利儻食焉而不察反二者之  
不如是以宗廟爲先著諸經禮有田則祭具列聖謨  
苟存仁義之心敢忽祖宗之祀余家爰自前宋以至  
于今上下三百餘年繼承一十五世雖絕續盛衰之  
互見而東西前後之分宗凡此比屋之人孰非初祖  
之胤然支分派別本源旣遠而益踈世易人亡祠祭  
僅存而無統或苟簡而不循乎禮或怠惰而不當乎  
時盂飯盃羹曷寓如存之敬桑樞甕牖莫稜來格之  
神茲欲創建新祠合祀群祖四時仲月有田者各伸



報本之誠一姓亡親無後者咸享祔食之祭明同祖  
之同體嚴事死如事生上以萃高曾祖考之靈下以  
洽兄弟子姪之志燕毛序齒佇觀睦族之歡鳩財俻  
工請盡奉先之道在我宗屬各單厥衷無或乖違以  
忝吾祖

府學生陳縝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濬之

黃巖縣學生孫思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八終

遜志齋集卷之九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表 箋 啓

代董學士表

嘉議大夫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董倫伏以七  
月十三日手詔賜臣御書怡老堂三大字及髹漆几  
玉鳩杖各一者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言

聖慈軫念特降殊恩間里傳觀欣逢盛典誠千齡之

奇遇豈一已之私榮伏念臣素無闕閱功勞兼乏智  
能才藝徒知篤信於古道自分無用於當時幸蒙  
高皇帝之知忝拜左春坊之命任臣以兩宮輔導之  
職稱臣爲三葉帝王之師自愧學匪經綸功虧啓沃  
切覩聖道之淵懿皆由睿性之高明豈有消塵可裨  
海岳恭遇 皇帝陛下傳大舜精一執中之語以武  
王崇德報功爲心能自得師與人爲善念臣久陪於  
硯席憐臣遠寓於夷蠻踐祚之初馳書以召蒼顏白  
髮越萬里而來歸金馬玉堂想十年之如昨入承顧  
問喜動聖顏出侍班行驚非昔侶陛下存求舊之義

推養老之心既俾正席於詞林復令伴食於宗伯錫  
以田上欲使之富頒之第宅又遺以安旨酒時出於  
大官華衣每裁於天府寵榮兼至慚懼已深豈意宸  
眷益加禮文彌盛髹几玉杖法古制之多儀奎畫雲  
章錫佳名以怡老朝署誇其榮幸縉紳嘆此遭逢惟  
漢顯宗稱能養老迨宋仁廟亦克尊賢然桓榮設几  
杖於太常而不聞有宸翰之賜晏殊題舊學於神道  
而不見有几杖之頒在於昔賢猶難兼乎且美愧茲  
老朽乃得荷平鴻私此於聖德之增光豈獨臣門之  
多幸自今持杖以戒噎則當思四海或有饑餒之民

卷之九  
凭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失所之嘆至於瞻心  
畫之優禮永誓教子孫以繼忠嘉謀嘉猷敢不以時  
而入告聖明聖壽願祝與天而長存臣無任瞻天仰  
聖荷德感恩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洪武某年某月  
某日

上蜀府箋

將仕佐郎漢中府儒學教授臣方孝孺誠惶誠恐頓  
首上言祇奉恩言特頒名劑禮超望表愧發喜中臣  
聞古賢君之於臣愛之而欲其久生故待之亦無所  
不至或以珍羞養其氣體或以藥石輔其衰羸蓋其

人皆當世之達尊故斯禮爲無窮之盛事臣以驚下  
之才朴陋之學以言乎窮理則未達天人之原以言  
乎力行則僅守聖賢之訓性質迂緩素無應世之長  
辭語拙疎又乏臣君之術徒以粗嘗講道從事求仁  
欲寡過而未能豈希賢之敢望茲蓋恭遇殿下居真  
王之位稟將聖之資言行政事無愧古人被服造次  
必於儒者五行俱下而一覽不忘六經並治而萬理  
洞燭虛心典學篤志親賢既得濟南之伏生復思天  
下之善士旁諮文獻遠及庸愚謂臣趁時之技雖不  
踰於常流而行已之方竊受教於君子猥加優禮待

以溫顏進對不名從容侍坐華衣美食愧無補於絲毫甘酪醇醪感親調於七筋方念報恩之無所豈知賜藥之荐加味本和平元氣無傷而有益功存瘳理外患不伐而自除譬諸善人之爲邦常收久遠之效自慶病軀之蒙福必有痊愈之期惟賢者之盛衰係斯文之命脉願推博施之德咸歸樂育之仁顧臣職業有程瞻戀徒切志欲留而懼乎苟祿愛過厚而難於發言壽域正開未賴生成之造此身未老敢忘忠孝之誠

上蜀府啓

伏以臣於今世儒者中學術才藝最爲迂拙受恩受賞最爲深厚每思遭逢之難惟恐無以爲報幸屬大比自意得備真校文因瞻拜左右誦聖哲之遺言考帝王之善政以效愚忠四月九日忽天府移文以同考試見徵且謂已嘗啓聞儲王不許厭遠就近辭旨迫切本府已與依准文狀去訖至二十一日四川公文及使者始至惓惓之誠以是不敢自遂雖京師藩輔均爲國事奉朝廷之命而弗敢辭固殿下之所嘉然臣犬馬私情不能自釋者良以恩獎之隆思報無所欲重瞻覩清光而未果也然臣聞受衆人之惠者

為報易受人君之恩者為報難古之人臣受賜於君而無以報非願之壽考福祿則願其賢才之衆胤嗣之昌以此未足則又願其脩德以合乎天俾為受福之基蓋舍此無以致其忠愛也夫以殿下之盛德聞于西裔而高出前古其於壽考福祿與後嗣盛而人才多皆所固有而不待臣之祝矣臣將何以為言哉然臣又聞之天不自以為高也而凡物之高者莫及焉地不自以為厚也而凡物之厚者莫尚焉聖賢惟不自以為聖賢也故衆庶莫能比德焉自謂望道未之見者文王也以不知彛倫攸叙而訪諸人者武王

也受人之微言者周公也斯數聖賢者惟不自知其賢是以若是巍巍也以殿下之德之美而加之緝熙不息之功今天下之學士君子烏足窺餘光而承下風哉臣無似願益以古之聖賢自望不計其所至日求其所未至不以過今之人為足而以未及昔之大聖大賢為未足致察於喜怒之微致謹於嗜好之萌受逆耳之言為難能之行俾後世稱聖賢者必取則焉此臣之所祝願而欲進獻以報恩獎者莫踰於此也伏惟原其情宥其不即趨命之罪念其愚忠而特賜采納不勝大願

又

郭千戶至傳奉教命作文祭忠武侯謹已撰就第以京兆生催促上道弗能陪觀盛禮爲慚負耳林昇久處山林祇承召命得與相見足慰桑梓之恩緣臣起行書室文籍散漫欲其料理數日且錄臣舊日所注武王戒書及宗儀十篇以進故遲留旬日昇此來携臣昔日所著評論宋事宋史要言一冊自太祖至哲宗尚未完不敢上塵睿覽臣歸期未能預定如試事畢得遣昇仍至漢中教飭愈輩守視書室實望外之恩愈等蒙製名字期以成人造化生成之德無以踰

此但臣祖字曰景暘易景字爲師字似爲盡美恭候裁擇道山書院記一首繕寫附進詞意拙劣不足發明盛德之萬一彌增慚悚諸儒亦不敢有所論述蓋聖哲之門難爲言非虛語也臣受恩深隆奉違益遠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箋

伏以臣卑賤迂鄙承光華受恩教之日久矣春初不幸聞伯兄即世恭蒙睿慈賜號易名賻以泉幣閔恤存撫不一而足繼而有應天校文之召弗獲承命趨

走殿庭之下以謝深恩其爲愧負理宜擯絕茲者還  
自京師甫餘三日而毛百戶至敬承教旨粲然之文  
溢於翰墨語科場之近事傷耆耄之罕存事關風俗  
雖一介不遺志欲褒揚雖一言必紀憐勞苦而成疾  
則有珎劑之頌恐居處之過陋則有臯比之賜非惟  
免擯斥之譴抑且有望外之恩顧臣何脩而克臻此  
茲蓋伏遇賢王殿下稟不世出之資有大過人之德以  
言乎學則三才萬物之理無不并包以言乎政則博  
施濟衆之事皆欲興舉固足藩輔皇家照耀千古矣  
而猶不自滿假恒若不足以至貴而不遺至賤以辱

哲而不棄無能弗以已長短乎人弗以獨智責乎衆  
是以雖臣之愚而過受恩禮久而彌篤者此也夙夜  
以思且漸且感深欲造朝以謝萬一而今年自六月  
辭山南歷涉苦寒始還任所手皴臂痛髮落饑羸遙  
望道山之庭如在霄漢之上尚幸仁恩垂察曲賜涵  
容俾服藥有效坐席稍溫則濯大江以滌胷中之塵  
觀名山以窮天下之狂炙道德之輝聆仁義之旨以  
快鬱積之思以請不即趨拜之罪且得誦味緒言以  
求聖賢真是之歸必重有日矣無任瞻仰屏營之至  
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三日

啓

正月初四日禮生楊克禮偕林良顯至宣德且慙且感謂有瞻觀之期不意鼠輩竄伏頗有警報城中出兵衆情疑惑又收去歲秋糧未畢移文請別委官卜六日府帖至次日即行適遇張百戶自代來同到沔縣是日聞畧陽縣被焚畧陽去沔一百餘里浮言相驚居人坐以待旦未可行欲冒險前進恐怯懦憊上貽睿情軫念欲止於沔以待復命則地當要衝無城郭兵甲可恃以安姑留禮生同還漢中稍候道路平安即當趨走以謝深恩顧臣受知最厚寵待優異苟

使有益於國雖蹈難舍生亦何敢辭每念保全固護之至不敢自輕而迂拙無能所業不過文墨淺事非有所裨補倘不度量招釁速咎以傷仁慈平昔垂愛之意則獲罪彌大矣良顯蒙恩銜戴無極引領西望悲惋交深無任瞻仰激切悚懼之至洪武三十年正月十九日

又

臣以庸猥久叨恩遇豈臣之能有過於人實賴天地之德之量有以造就涵容之耳日夜循省懼不能報茲者瀕行敬蒙賜詩寵餞愧感之深言何能喻正平



之才臣豈敢望辱賜品題爲榮多矣然彼不遇時適  
遭世患臣逢睿哲固當過之卻疑之詩就乞并書于  
卷傳之子孫以見寵光之優渥臣敢不益思自警以  
副夙昔期望之隆尚容賡韻以謝萬一洪武三十年  
四月十五日

又

臣恭蒙遣急足党直傳示長史呈駙馬都尉謝公詩  
一首深感睿心軫念之厚第臣才思樸訥又兼未奉  
教命屬和故不敢次韻親親之義盖欲教人以德非  
將欲眩耀以文辭也是用取古人贈言之意賦四言

詩一首始以褒美而終於勸戒雖不敢髣髴風雅發  
於忠誠止乎禮義盖亦有可采者焉更望特加刪正  
而去取之幸甚長史詩錄附進臣無任屏營感忤之  
至洪武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

又

臣黎明恭被續賜五詩識鑒之奇勸勵之至期獎之  
深從容所發心關乎風教而詞采雄逸又特餘事且  
又出於秉燭而成古人所謂畫有爲宵有得言有教  
動有法瞬有養息有存者於斯見之而臣也得躬逢  
盛美逮及一門皆預受褒嘉沒且不朽况依日月之

末光未必邪敢干正祗奉以歸山君川伯皆當呵護而魍魅之徒必將驚駭退避矣不待相如之檄闢之而後廓如也夫子之云顏平原王文憲李鄴侯之喻過情之極流汗至踵愧不敢當謹候見以謝光奉啓

陳聞

干正句疑誤

又

臣昨宿鹽亭乙夜急足二人至遞至前月二十八日所封書展封得承賜喻令與駙馬都尉謝公作字說頓首捧教如聞玉音竊念平生野性踈直爲文亦多激切少溫婉之韻於公卿貴人所須恐涉乖忤每每

懶作今於此文感念恩意屬望之厚不復敢辭遂留半日撰寫成篇第途中匆遽絕不能佳然狂奴故態未免呈露有未穩當處乞賜刪潤免使衆人指怪謝公承燕問傾心沐和風時雨之化不虛萬里行矣樓經歷未詳其人奉化樓則中爲比平都司幕僚舊與相識恐是斯人昨所撰四言詩想已徹睿覽山谷常稱妹之夫爲王甥故稱舅未審可援爲例否二古詩皆能摹寫物狀足爲海邦出色介甫所謂失之此而彼得之千載同此嘆尤時之有用世意韓公冠顛之言可見賢者惜才之切如此妙才棄於空寂造物未

易曉也鶴年數詩末章爲佳但其論詩却未敢謂然  
也不知睿意以爲何如遠遼漸久畧述鄙陋不覺醜  
縷伏乞赦其愚瞽幸甚無任屏營瞻望之至洪武三  
十年五月三日

箋

伏自奉辭甫十餘日眷寵優異慚感實深報效無階  
瞻馳彌切敬惟親王殿下以明哲之姿居崇高之位  
德足以濟衆而自視歆然學足以成身而日進不已  
已之所得樂與人同人之所能不求其備是以群士  
歆慕若飛鳥之宗鸞鳳衆流之趨江海顧如臣者雖

懷好道之心而無適用之實語學術則泥古而不通  
語才藝則執一而無取舉止踈野言辭慙迂不顧衆  
之毀譽每忘身之卑陋世之見者莫肯信從天實啓  
之特加寵遇經筵下講屢陪觀聽之班燕席命觴親  
辱吐哺之禮感疾而命東朝賜衣天地高厚曲賜成  
全雲漢昭回屢加褒獎許闔門之忠義爲百世之光  
華恩在古而或稀事爲今之共羨私自循省何以能  
任當克已慎行益勵夙心體國忠君不負所學雖知  
葵藿之私難報陽和之澤庶幾松柏之操不爲歲寒  
所移臣無任感恩戀德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

五月初八日

啓

日昨郎百戶至傳奉教旨寫喬嶽詩及字說敬已寫  
訖初不知芝蘭公之非嫡故以嫡言今改爲謝庭之  
特朱子詩傳曰特傑出之稱似爲穩協字說前作頗  
未如意今更定一篇乞賜刪正如有蕪穢仍就批下  
再寫兼善二字關涉甚大故妄發明此義張子西銘  
意正如此使人皆存此心天下無失所之民矣臣愚  
嘗謂人主讀書如西銘大學明白簡易道理大原大  
本咸具不可不常存諸心正謂此耳至如微文碎義

散見他書者固當參考不棄然有所未察未足爲大  
害也公智携得舊拙文藁兩冊有舊讀子書雜書議  
論數十首頗有毫髮之見他日當俾錄進回視少時  
文皆二十餘歲時作其時已知歆慕聖賢今四十餘  
矣尚與庸人無大相遠言之不覺愧汗沾衣也冰月  
堂已作一銘不知已徹睿覽否安老芝蘭室記甚異  
他作諸詩皆已觀訖因芝蘭公記識之精亦足窺見  
異才之一節矣又知金輿遊幸名利群縉有詩足爲  
外教增重贈蘭空詩匆匆未能扳和南洲玄極及張  
廷璧送公智詩今先進呈明日當別良顯公智而東

無任感德念違激切思企之至

洪武三十年五月十一日

又

臣昨行至黃埧驛遇許指揮恭蒙賜示松筠芝蘭二公詩且承教告曲折又聞清白清真凝清三君子皆折節讀書深見聖朝文化之盛感畹英才之多而松筠題清白軒詩及芝蘭公題溫泉之作皆佳麗有奇氣可謂競爽也在臣聞之猶以為喜况睿情篤於親親尚重文雅為之喜幸又當何如哉比來唱酬必有親製官商相宣金玉並奏真盛事也近作祭鄉先生

文及為公智作定親書共二首錄進乞賜改正臣無任仰德瞻馳之切洪武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

箋

伏以恭承寵眷常懷難報之恩夙荷深知每耻過情之譽撫心感作省已競慚敬惟親王殿下有剛健中正純粹之德而加之日新有聰明睿智寬裕之才而本乎天縱以忠恕為治國之要以詩書為養心之資不見者三年聖學之增譬諸水湧而山出侍朝者兩月仁政之美可使物阜而民康實皇家太平之基抑道統盛隆之兆臣受才最陋執德未弘雖有志於求

仁實無能於應世幸日月之垂照借朽木以光華喜  
江漢之滂流霑涸魚以潤澤雄辭秀句一字踰華袞  
之褒大節美名百口被幘幪之賜友朋携酒賀子美  
草堂之尚存兒女候門指淵明松菊之猶在孰匪陶  
鎔之力共推化育之仁第恩之大者非踈賤之所能  
報而心之至者亦言語之所難宣惟當守道以立身  
期不負於天地庶幾責難而陳善或有效於消塵無  
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六月十八日

啓

伏自違遠旅屨已踰十旬自暑而涼秋序將半雖省

過勉學之心不敢少息而欽德慕義神馳於輿井之  
域夢結於蓬瀛之署者亦未嘗斯湏忘也毛馬二使  
者經過獲聞奉詔時巡戎夷喜悅神人交贊福祉來  
同深慰瞻仰謝公墨笈暨詩風度英妙足爲國華文  
明之祥太平之徵亦可於此占之非特翰墨末事也  
有教作序及詩謹綴緝二首欲俟刪正未敢上卷皆  
書在別紙以進良顯重拜賜詩過承褒借而公智受  
恩深厚得遂室家之願此皆可以傳示千古增簡策  
之輝光爲薦紳之盛事非臣微瑣所能稱述報謝也  
謹西望稽首祝千秋壽無任瞻仰感激屏營之至洪

武三十年八月十二日

又

臣前者奉教令携至周易傳義寫本就點校今附六冊進納中間差謬及落字處亦多就貼紙本行上寫其誤字恐有未當不敢自保或字義可通者存之諸本互有得失故也餘書未畢者續俟便上進前都御史過此甚謙恭安靜此城中亦懼法莫有犯者居數日即去聞在他處又不同必有以取之耳今秋丁祭樂舞畧有可觀當祭之時雨適暫止偶有二行人及分司者與祭問習樂之由莫不共感睿恩作成文教

之盛竊聞車駕又將巡邊山路險峻雖川祗嶽伯奔走先後祓除擁護以禦不若恐王體不免輿馬之勞然歷覽江山之壯而思禹功之大念皇圖之廣使邊徼之民歡呼喜忭懷德歸仁亦可以忘其勞矣下情無任瞻仰馳戀之至洪武三十年八月十六日

又

伏自奉辭每使者至獲聞仁政之施仁聲之著輒快然以喜內而朝廷外而四方臣民士卒稱揚睿德凡有所聞未嘗不舉首西望且慰且幸非有私也受恩深重異於恒人體國之心不能自己喜天下之有賢

王所以爲宗社生民慶也。臣竊自忖度，遭逢聖世，身安食飽，無由報答，惟願國家享萬年太平之福。臣之無能得優游治化中，爲太平賦，士歌詠頌美，以與草木蟲魚共有其樂足矣。比者伏聞奉詔巡邊，歷覽江山之壯，俯察民物之情，所以發聖學之淵微，念皇圖之廣大。夏諺所謂遊豫爲諸侯度，而補其不足，助其不給，斯民一何幸哉！雖輿駕跋涉玉體，不能無勞然百神扈從，萬福景從，固不俟一介庸愚之祝願也。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九月初六日。

又

毛總旗至敬承教旨，仁厚詳密，西望拜受，快然如稟寒之遇陽和，積陰久雨而忽覩白日之舒光也。臣蚤服孔子之言，謂知周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每洞觀宇宙，歷考載籍，三代以後，求其可當斯語者，實難其人。今乃於殿下而有遇焉，伏惟殿下高居玄覽，而於三才庶彙之原，無不究六經群子之說，無不讀禮樂政教之旨，無不通閭巷隴畝之情，無不察可謂知足以周萬物矣。服緘麗則恐一夫之或寒，嘗珎美則思一夫之或饑，處崇明鬼大之宮室，則念或有苦闔不蔽之家，享康寧怡愉之福祉，則慮或有疾疢無告。



卷之六  
之民糜粟以賑其饑施藥以安其軀省興作以養其力給棺槨以厚其終可謂道足以濟天下矣然知雖無不周而臣受照燭也特異仁雖無不溥而臣蒙寵惠也特深自頂至踵由親逮疎藩飾之光華服食之溫飽何莫非睿恩之所及哉而不止此也未有疾也而賜以扶衰之劑未有能也而褒以過情之言本所自而澤被先師之孫推其傳而恩加門人之室防其將然之謗弭其未萌之憂雖慈親之曲愛弱子良師之樂育英才而爲之謀亦不是過矣夫蟲魚蛇雀於物至微於性至賤受人小惠猶懷報而不忘矧臣嘗

受教君子而於聖賢之大方粗有所聞者乎然而侍奉左右口未嘗發婉媚之談身未嘗爲容悅之態與未曾受恩無異者蓋以爲細恭繆敬非所以事君而圖報之心不能寢食忘也第身微才陋德薄能鮮縱存惓惓之心如葵藿雖向太陽而不能少助於末光烏鵲雖宗威鳳而不能測識其靈德以此常恐汨沒巽與爲庸衆之歸以負不世之遇是以每慨然遐想若有遺而不得者此也抑臣聞之施德而不德者聖哲之君也受恩而不忘者志義之臣也殿下聖哲也固不責人之報而臣也安敢忘哉周人之詩曰罄無

不宜受天百祿說者謂蓋欲其君言行政事咸盡盛  
美以膺多福也敢以此上獻詩又有之曰中心歲之  
何日忘之說者謂愛之根於中者深故發之遲而存  
之久也臣愚不肖尚當以斯言自勉無任激切屏營  
之至洪武三十年九月初十日

書

謝太史公

數十年來師弟子道廢鮮有推所得引人之事執事  
探索古初根據仁義汲汲以誘拔後輩爲職雖樗朴  
不才如某者亦收之于門而告以斯道恩意懇篤撫

勞不倦待之踰於子姓而進之以聖賢所務此今世  
之所未聞而古或有之者也某辭歸省又辱教之以  
言引譽過侈期望深遠今於別來旬月間延領西眺  
戚然懷戀不能自喻某少頗自負長而無成自入執  
事之門然後得窺見聖賢堂序粗識脩已經世之大  
端僭不量力每有所稱說聞者未深曉多相恠駭獨  
執事見之以爲當然咨賞嘆息喜溢顏面某所以忘  
其卑賤族寓無聊之情而有以自樂也夫人之相與  
處必心相安而後可久居庸衆人之間悶悶然無與  
語雖享之以八珍之味九韶之音不能安而留也執

事於義則師也知已也於恩則拔之於恒人之中而感之也其宜何如哉然執事之知愛於至愚者非私其也蓋閔斯道之不振矜得其人而明之也其之感執事也亦豈敢致私德於執事乎竭其駑鈍務學之成他日萬之一有補於斯世使將來有述焉則庶乎不負執事之所望耳是亦難言道之不行於斯蓋甚久古之人家焉而長幼序鄉焉而倫理飭皆由躬行素積見信於人而然鄙心思慕之竊自惟宗族數十家其初本於一人而今猶或有不齊者思立為輯睦之法以洽其情欲為祠於冬至祀始遷祖而族人各

以其祖祔食祭畢而會飲族之最長者以禮義陳訓舉族之人皆拱而聽每月之吉一會拜畢則訓如冬至之儀族之人有善則書之而加禮貌焉有不善亦書之而加教誡焉立之學以教族人之子弟為置田以食其不能生者族殆可使親睦貧不足以興事人雖有聽者亦未并志一力以冀其成又寧海自宋羅正之以來有探道德勤問學者其在當時勵名節立行義莫不殫一世之心志以冀發聞於後世而紀載之籍不立遂使湮廢不大光顯邑人多不知其姓名斯甚可恨欲成一書分析數目使幽暗者昭章阨窮

者昌顯嘉名積行者獲知己於後僥倖苟得之徒知公義之所存用爲勸懲存乎風化而朋友寡少無從得其實事雖懇切言之好事者竟未復報此二端皆細事度其勢不甚難行其爲法可不求諸人而備而成之不易也如此况推明先正之道於天下其可易言哉然人恒慮志不足苟有志不有遇於時將有垂於後不有合於人將有合於天安知今人之非古乎哉安知古之果異於今人乎哉而其奚敢讓焉近亦有人說執事賜教之言以歐陽氏蘇氏以下見期爲過其聞之不應而笑笑而默然竟不問其主名流俗

人省事者少淳于髡鄙薄孟子桓譚輕揚子雲容貌不傳其書此大儒賢人猶若此况淺闇小子見諂於不知者亦又何疑所兢兢者恐傷執事之明耳某妄志始未可遽以辭盡其大者將宏廓敷揚其所傳於世俾人得樂生達理其次亦將整齊周公孔子之成法爲來今準下此猶當著一書據所蘊蓄補藝文之遺缺續斯道於無極豈止與諸子競銖兩毫末於文藝之籍哉執事之取某者必以此某之報執事亦在此兒曹愚人何足以知之其見疑者固其理耳屈原曰邑犬群吠吠所恠也犬見市井衣服持任而至者

多卧不起視使服三代之衣珮鳴玉冠進賢之冠揖讓而進犬必驚駭以吠信信不已此非有他也見所未嘗見心誠恠之而然三代被服豈願信信者之愛惡哉其所取則有在其所操守有常其所 有時豈務流俗之合乎傳記所述卞和伯牙事皆戰國人急於見售者之言和之智不足稱而伯牙亦甚可恠君子之為貴乎得於心而有以自樂何必人之知使舉世之人皆非子期牙之琴將不鼓乎何自待之輕而取於外之重也惟揚子雲頗解事然亦未達乎理子雲謂後必有揚子雲必好已書其心雖不求合當世

而終未能忘乎名也由君子言之所為果有益於世而世不知貴其耻在人吾何與焉苟期後世之知而著書則狹矣其竊有見乎古人處己之大方自待頗不薄日坐靜室未嘗樂人談有相過問者可語語之不可語辭讓而已見嗤見善皆不及知自謂可寡過大母年雖高而康強飲噉如六七十人侍奉粗適諸父諸兄足事以養明春之期不敢後時離左右遠思如曩時朝夕面言不可得恃見愛見知輒吐狂談不覺繁多

上胡先生二首

人之垂令名於當世者豈易得哉蓋其才灼然有過於人而又有達者引之於前賢者揚之於後也夫閭巷之人欲以一技名十里之內而不得况其郡邑乎欲名郡邑且不可况以斯文鳴斯道與爲四方所仰者乎其難也審矣然當世非難也後世爲難一世非難也後之千萬世爲尤難也齊之人曰賢楚之人曰不賢魯之人曰可越之人曰不可苟從而信之則其名傳於齊魯而不傳於楚越也齊魯誦之而楚越之人群笑而交嘲之則并齊魯亦不能傳矣是則奚可乎蓋在乎達者之引譽焉耳達者一言曰賢齊魯吳

越之人莫敢曰不賢達者一言曰可齊魯吳越之人莫敢曰不可則論定而天下翕然稱之矣故曰必有達者引之於前也達者之言固當世之所信然至於後世則人忘之矣忘之則信之之心忽矣信之之心忽則謗議雜起而毀譽錯陳矣及其門者曰某公道德足尊也文學足法也不見之者曰是未必然也及其門者曰某公天下之士也當世一人也不見之者曰是未必然也傳之愈久及見者益少不見者彌多則以爲然而信之益寡矣是則遂已乎亦在乎賢者揚之於後焉耳賢者一言曰某公之道德文章問世

一人耳則凡不見知者莫不信之矣曰某公吾之師也其出言履行吾不及也則後世之人莫不尊之矣故曰必有賢者揚之於後也然二者不時遇也某嘗讀歐陽氏蘇氏之書而有得乎此說焉蘇氏西蜀之人也一日挈其文就試于京師歐陽公曰斯人也吾之倫也京師之人不敢望也由是蘇氏之名隱然動天下及歐陽氏歿蘇氏之道行則推之曰歐陽公今之韓愈也由是歐陽氏之道著于後世而愈尊豈非相資以成令名者乎某生八歲而讀書十五而學文輒爲君子所過稱年二十而東遊京師京師之人咸

曰內翰太史公今之歐陽公也其說而見焉公以重德居顯官爲士大夫所宗執經問道者林立于外公一見而曰是生也可教其從吾游吾於是幸有望焉某始而喜中而懼不敢當已而愈思副公言遂委質左右而不去蓋三年矣然相譽者惟公而已他人不信也及公致政歸金華某來從金華之人又稱曰吾郡胡先生當今之巨儒也太史公亦曰先生吾畏而不敢友者也某又思見焉同門者相戒曰先生於人未嘗有所稱可得其一言之褒者誇於鄉黨以爲榮吾子其見焉於是乎遂見於執事者執事不以其不

肖遠稱之曰其將來未可涯也吾之門人無及也吾於生有望焉嗟乎某何人而敢當執事之稱譽哉久而思之執事以道稱人者非欺某也蓋與人爲善期其至於大者耳某何敢不勉乎某妄不自量竊有志於聖賢之道上之欲推所得於人下之欲以彰明斯道著尺寸之名於後世然富貴係乎命不可預知所可用力者獨文辭耳而又不知其果足以至古人否是以終不能自信及聞太史公之言又聞執事之開許以爲可樂始有所主於心日知趨向嗟乎執事之心歐陽公之心也而某也何足以報之顧惟盛德不

可以不謝而區區之誠有不能已者因具述其私言以獻于左右不自知其流於狂惑也雖然執事知我者豈以斯言爲狂也哉

某端肅奉書長山先生執事世有授人千金而不得其一笑之報者亦有假人以片言而使人終身不忘者豈片言誠貴於千金哉顧施之何如耳人當富足榮盛時聲色可以適其心輿馬玉帛足以適其身賓客之陳說願交者之譽頌溢耳而盈目雖與之千金亦以爲宜然耳其心弗以爲恩也惟夫貧困賤辱之士勢未足以動衆庶名未能以信朋友心勞而跡下



志鬱而道窮見嗤於庸夫鄙人俛首抑氣誰復與語  
當此之時有一人焉能假片言之譽使人改容而加  
禮拔之污穢之中而措諸君子之列其心感激奮發  
雖千金之惠豈能過哉古今俊傑用此道得名於世  
者不可勝數而士之知所報者亦多有之蓋施者非  
以是結人之恩報者非私於施者之譽上之心在乎  
彰善下之心在乎報德亦理當然爾近世風俗則不  
如古達於上者多忌手下屈乎下者多怨乎上是以  
下有不遇之嘆而上無樂善之名而某於其間獨幸  
而有遇焉其眇爾之小子學未聞道才未周乎事數

年之前旅遊京師爲齒甚少爲勢甚孤京師之士莫  
不易之翰林太史公獨見許以爲奇士及從公來此  
邦此邦之人未有見許於太史公也執事一見之輒  
轉告于人以爲可以無愧乎公之心既而人之見者  
必有問問者必以執事告之爲言於乎執事與太史  
公之心古俊傑待士之心也而其豈其人哉無可稱  
之實而受過實之稱此某之所爲慄然懼而怛然不  
自寧者也雖然執事之於人無所濫稱太史公之於  
人不妄有所許其殆有可勉者乎誠若執事之言勉  
而獲至於道大有以澤諸人小有以善其身報德之

心烏敢忘也然執事不期人之報也人之感執事者不望執事之知也知其不期人之報與不待言而明而猶爲執事言之者誠發乎中不知其形於言也兵戈之餘斯道不振人才之難莫甚於斯時此邦之秀者東陽有葛信誠夫其文執事自知稱之烏傷有樓恕希仁年長於誠夫而僕與之相上下王翰林之子曰紳有妻之姪曰俞恂皆好學能從事於此鄭氏以才稱者有叔度之弟曰崇曰栢皆能文此數子皆執事所宜收攬而教之假片言而稱之者成均之中拔於四五百人之上者有天台郭濬士淵林佑公輔

二子之文太史公稱之其文具見雖不得來學於執事樂善之篤故欲爲執事言焉使執事知若某之愚者尚多有之益可爲斯道喜而其人之知所報與否不在執事也編脩蘇先生待某甚厚樂善亦甚至凡某之告於執事者望以告焉

與蘇先生二首

師友遐棄忽踰六年緒言閱論久絕心耳勝遊歡會無復曩時每一興懷輒俯首搏髀情不能已時取舊所貺遺諸文讀之以自釋或見之賦詠以自遣然此心鬱鬱終不可開解昨偶得黃巖林君寄至手書發

封伸紙口誦心思夙昔之好乖濶之情綢繆怛厚宛  
然在目何眷愛之隆屬望之遠哉執事以斯文承諸  
公後爲時宗儒光華所燭譬之列宿在天物無不覩  
而鄙昧之蹤藏伏與密鮮與世接若戴盆而居獨不  
能窺其所至是以相去雖近相慕雖勞而未獲以一  
書候左右者此也孝孺無所能解特以嘗出太史公  
門下謬爲當世所推然揣摩其中實無可恃者平居  
好議古今稱說政教不自愧耻及涉世日久年齒日  
長大追覽前作深自悔其不然近亦欲鍼砭政治去  
所甚病求古聖賢所用心者而學之而資性庸弱不

見有成兼自去冬以來得疴疾彌年不愈寒暑稍間  
憑几展卷欲有所求索頭目眊眩輒復棄去讀周易  
頗厭近時傳註家繁複附會欲爲枝辭十餘卷發聖  
賢君子大意使人不惑於衆多紛紜之論歷時已久  
而未能成書他欲論述者非一事地僻無書同志者  
絕少卒卒未見功緒自惟幸爲明時寬假得安一廛  
於猷畝啜菽飲水以自肆上之不能出奇策爲生民  
國家輔無窮之業下之不足與荷父執戟捍封疆清  
微塞宣爪牙之用苟徒頽然而居充然而食豈非天  
地之棄民哉故亦粗欲有以自見於後世而不知其

果可望乎否也執事前時相與頗不薄今乃不閱其無成而徒譽之且欲屬之以斯文之重嗟乎自斯文之傳以此事自任者幾何人而數千載中可以名稱字舉者若是乎其寥寥也而孝孺焉敢以爲已任乎若曰不敢自忘自棄以從事乎此則不敢辭苟謂可以當斯文之傳廣天下遠來世必自有其人而非孝孺之所敢與也伏惟執事名塞海內而歛其教於一州創造設施必異於流俗恨無由趨走一見以盡所欲言高文知己墓傳行世先子事行因得附末簡以傳甚幸甚幸蒙索陋作近時甚不多下筆又無力親

寫託朋友寫數篇去殊不足觀病中作詩數首久欲奉寄今亦不暇書近時鄉里畧有數人相從其中極有可喜者乃知此事在人不會泯滅但無人振起之故雖有高識英才不免湮沒耳括蒼山水清絕士子亦有可語者乎病中不能見林君同遊之約未獲承命有便時惠書問不宣

溪上從游樂甚於人不忘自歸田廬取倡和之什觀之意未嘗不在僊華山水間也天下山川可翫者多而可喜者少天下之士鄙陋者多缺者少人之所遇於事者多遊乎物外者少

聚而兼有之

者其溪上之遊乎某獨將爲 非 也耶前後浦江  
欲奉書爲別適事累心不果道出剡中行崇山絕壑  
間煙姿霧氣環擁疊出爛若霞錦東南之奇觀也乃  
知靈運泰

者良有所爲恨不得與執事同  
知其時始與親友別離憂慮盈心翹首縱目雖暫爲  
披豁而竟不能攬擷奇勝與所遊者相頡頏於編翰  
間以此愧古人耳然事物恒理得之於心不必形諸  
言可以言傳者乃其粗者非其至精也彼傑特妙麗  
已得之於胸中 不勝邪執事其謂之 乖離久  
思奉談笑而不可得文辭尤異於講切者近借到程

氏遺書覽師弟子問答慨然興歎不得生于其時與  
聞其盛然固有 微不 猶興者况相去未甚  
遠其說大章爲世文 諄諄導之以路豈能

終無所聞哉以此知生於後未必不 顧自力如  
何耳然當程子時賢者比肩出風俗雖未迨古亦至  
淳美其言猶以爲憂况于今相絕萬萬哉爲士者幸  
不與賤辱事惟道術明晦風俗盛衰之所宜知者風  
俗非無位者所能致鼓斯世之人慕學之道非吾儒  
職之而誰乎婺之俗猶有可化識義理者頗不少執  
事爲之固宜也鄉邦習變非菲薄所能卒改居閑少

出入慎言語自治已外庸暇及人往時嘗與執事言  
趙氏兄弟資稟粹可語信然近再見思幸教之人才  
難得如此比者得數十人因斯文而進之於道庶可  
望乎當今汲汲於成人者惟太史公其嘗謂太史公  
此心可爲百世師真非誣也天向寒懷人益深遣童  
子行畧陳所當語者若心至意非言可既執事必能

察之

多誤

去年得叔度書已知執事念太史潛溪公之德欲爲  
論次遺事以傳私心喜慰繼以感泣旋聞從者校文  
關中不知歸期何時而某卧病山中無由遇括蒼路

使欲致一書達所欲言至今未果自古聖賢君子道  
德言行信於天下者如孔子孟子身沒而言在者若  
無待於人之傳然由門人弗圖其傳也後世史官無  
所憑信往往勦取異聞恠說以實其事或不知其姓  
字壽年之真讀其書者至今以爲恨其次若楊雄王  
通俱號一世大儒咸有所論著以發其蘊蓄亦若不  
待人言而後信矣然雄以作美新媚莽受訾于世或  
者謂非雄所著殆後人依倣而爲之通書稱隋唐大  
臣皆其弟子識者謂多誤妄疑非出於通之手若是  
者使其門人有所述以紀是非之實寧有紛紛異論

哉惟其當時以爲吾師之德行文章自足以傳而有  
輕視天下之意故天下之人得持此遺失而議之嗚  
乎天地之大日月之明無所資於人而其行度徐疾  
盈虛之數猶必俟人紀之而後定彼以聖賢君子爲  
無待於人之言不亦大過矣乎吾太史公遠宗孔孟  
以爲學高視雄通而有餘其著書具制行其事君行  
道固已暴於四方而信於當時傳於蠻夷之國而誦  
於縉紳當世雖未有發明之者亦無害其不朽也决  
矣第其末年遭懼飛語一子一孫死於禍而家遷身  
放卒于異鄉倘不得有道而能言者白其本心告之

萬世曖昧之謗人將憾之非特忠賢受抑於無窮且  
俾聖朝有知人未明之損豈細故哉宜乎執事有意  
於圖之也千載之間士之蒙誣受誑者何限遠則司  
馬子長以言語被刑蔡邕以慨嘆受戮近則程叔子  
有貪黷之謗涑水公遭姦黨之名其他擠於險誅之  
人污於朋黨之論生不得訴寃於朝歿不得返塋於  
里者不可勝計然其心跡卒光明于後世者賴有明  
士端人斷以天下之公是非而不惑於流俗一時之  
私意大者辯其誣於史策小者表阡銘墓以示將來  
是以士有就死而不恨挫抑而愈光以有人發揚於

後也今執事居與公同鄉學與公同道於公有師友之義而公之自朝退休於家也屬望於執事者甚厚且執事嘗官太史而以論譔之作爲已任於公之事而不有迷焉何以解後人之疑正流俗之失而慰公之神靈於地下哉雖然公之心不期人之白已也忠義自信而且嘗爲人言事君猶事父與事天也父不可欺天不可怨順受之而已矣每論古人遇貶竄而怨誹及爲文過於憤激者深已薄之以爲不達君臣之義其素所存者如此及乎臨大故遭大禍視子孫之死夷然不少見顏面竄逐之至若返其鄉次于江

壖端坐而逝此其心豈以世之榮辱介意哉其信乎已者可以質之幽明而無作考諸聖賢而不愧其於人之謗且譽若推之以爲高也抑之以爲卑也安之而已矣身受其患尚無怨尤而於事行之白不白也復何較焉然而某之有求於執事而欲圖公之傳者非爲公計也爲誦公之文尊公之德而欲盡知其平生之計也是則斯文烏可已哉自公之亡天下無師後生小子自以爲高而議公者多矣然徐而視之如蚊蚋之群忽已消而公固自若竊亦見其不量力而徒爲爾嘵嘵也人之賢不肖固有定論文章之高下



亦然近時作者漸以稀濶在東南惟執事及徐教授耳徐公之文簡質典重有渾然之氣然推瞻暢急言極論而不竭者實惟執事其往與太史公論斯事過辱特見許與而前輩三數公復從而推獎之然七八年來痛自摧斥向時之可

盡矣人持所業殊

與相見時異惟以體乎身見乎事有補乎聖賢而傳之萬世此鄙陋之志而亦太史公夙昔期望之意也執事可無以教我乎士氣日卑學術日趨於污下某病廢無聊無足負荷斯事矣惟執事善自謀以大宣正學上報國家下慰相知者之望心所欲言者無踰

於此而當今可告以此言者惟執事耳故卒一言之

上范先生

天之於人生之也難則屬望之也必遠望之也遠則待遇之也必詳衆人盈天下而一國一鄉或得一善士學者不絕而百年間世或得一大賢脩周公孔子之道以起人崇之者恒有之而聖人數千載不復見天之生斯人也缺於斯人也藝黍而資其食樹麻而資其衣有不得焉則缺吾樹藝之力天與斯人以莫少望之治使不失所上欲其無薄蝕垂紊之憂下欲其無崩損潰圯之灾其望之深遠也如此斯人

卷之九  
三  
也不足以任斯任也則已知其真足以爲聖賢君子  
其自視其身宜若之何哉以家之不 不 其子無  
以養爲患者衆人也缺先乎千萬世而欲因吾身使  
之明後乎千萬世而欲因吾言以之乎道四海九州  
之內欲各不違其生而復其性斯吾之所當爲而亦  
天之任我之意也故古之聖賢君子不敢斯湏自逸  
其身而惟不負天之意天以數千百載之久而生斯  
人斯人不思爲之立數千百載纏繫緝寧之法而惟  
苟且因循之計其得罪於天也其矣天其能貸之耶  
此缺天命信乎不可不畏也自孔子歿百餘年而得

孟子又千四百年而得周子程子二子之後又復百  
年而得朱子此數聖賢於天之所屬任者可謂無所  
負矣夫聖人今之有無不可知安知世無大賢君子  
其自視天之生之之不易其爲天下者宜亦不敢緩  
也天下之當爲者未可遽盡而遂萬物位天地非無  
位者所能爲則明道而傳諸人以淑後世大賢君子  
之職也道之不明莫甚於今談性命則或入乎玄密  
而不能措之行事攻文辭則或離乎實德而滯於記  
問扣之以輔世治民之術則冥昧而莫知所爲缺幾  
何而不禍天下乎道之大端脩己治人二者而已率

乎性命之理所以脩己而為治人之本也察乎禮樂政教之具所以治人而推脩己之餘也古以有此二者也故生民之類賴以無滅而至於今苟或去此而不為則人理糜爛久矣今天下疊疊然皆將以道德為虛器雖儒者亦自謂無與於事功則聖人復出將何施乎聖人所謂道非若異端邪說足以誑惑斯世其為其為三綱二紀其體為仁義其用以為治天下法行則服乎人傳則寓乎文而豈徒播口舌悅耳目而已哉缺不幸而至於斯固賢人君子之所當深畏而熟思者也執事其少垂意乎執事身為

布衣而州里以為師為人師而容貌謙慎而不居智足以知天命而不過乎幽遠文辭可以述已志而不缺之以窺盛德之所然當世之稱賢人君子者必歸無望乎由今而求之賢者君子于世未可知也越數世求之焉未可知也孔子不以有顏子而不行道子不以有而不著書各盡其職思無負於天而已執事焉可不為後世慮取之道托之書緒言遺教可以範世缺向者履執事之庭而問焉嗣是道者未知其誰也豈世無賢者乎抑有之而未知之耶謂無人而不傳者與有之而不知皆非執

事所忍居也某潛溪先生之門人不敢復言他師然聞古人之取善也博而自期也大取善博故於人無所不自期大故於道不以爲至某不敢自擬於賢人君子而亦豈同於衆人自七歲而至於茲十有八年入乎心而著乎思者昭乎其非衆人之事也嘗竊自喜天之生者或有意乎不肖而予甚有憂惟恐不能副天之所期望也故夙夜以思謀必至而爲數百年計者甚悉如是而後可爲治如是而後可以育才如是而後可以不負乎天而不墜其所傳某不自度其愚而私有意焉而非執事不敢以斯

言告也夫以某之愚而猶乎天况執事世之所稱自以爲賢人君子者天其必不易然也而可忽耶惟執事思天生才之不易閔道術之晦而求明之不負乎天之所望使小子獲有聞焉則於天意得矣此職也亦道當然也豈獨某之幸耶

多缺誤

### 與朱伯清長史

昨承誨及諸葛孔明及范希文司馬君實三君子事謂某鄙論未當於理開析明白爲惠甚大竊自喜慶不能自休何者師友之道頽壞今世無復見臣教訓誘之事士初結交以爲未久不宜相督責及既久情

義相習競競然恐招人之踈怨心有所見口竟不敢陳說名爲友而於身無纖毫裨益者甚衆穢惡不知其非相視相諛俱至於無聞而後已此某之所深懼者也執事達理力行動法古人忘年降德而與童稚卑賤者誦明往復救其闕失顧某烏能至此哉實執事知師友之道宜然耳某倘有所取而不以告是背乎心而與世俗無以異也故敢復盡其愚古之聖賢非特能言而已其心必能該天下之理其才必能周天下之事雖衡門之下布衣之列而道德性命之微仁義禮樂之要經世綏民之術禦患備亂之方莫不

精究而歷試之故問之則無不能言任以輔相之位而行之如取物於囊汲水於河信乎其無難浩乎其莫窮罰加而無敢怨位崇而無敢謗以其道固有之也自漢聖賢之學不傳通才明識之士常患無道德爲之本忠厚誠信之質知其大者而患才不足以充之若孔明之佐昭烈提數州之地以抗萬全之中原卒能割鼎一足屹立西蜀使曹氏父子睚眦駭愕而救敗不暇神機奇畧應變百出忠義之氣磅礴宇內脩明政教戢和人民勞之而不怨殺之而不憤惟天不祚於漢使大功不成其雄才偉斷真中世之豪也

然其學本出於申韓故襲取劉璋教後主以刑名不  
無謬於王道某嘗謂孔明有大賢之才而於道或有  
未聞者此也宋之號賢相者希文君實希文自少慨  
然有安民之心君實擢身苦心以憂天下不義而奪  
人之國二子必有所不爲然宋仁宗之時二虜亂於  
西北中國爲之不寧朝廷亦多故以希文之叅大政  
雖未久輒去而人主待之之隆問之之切僅疏取士  
及革磨勘數事此數事者豈皆天下所賴以久安者  
乎君實當母后懲弊之時獨負生民之望不顧世之  
毀惡一掃新法而復舊政其功亦深矣然過於矯枉

失於開邪身既死而群黨作法再復而夷狄橫雖非  
人力之所能爲而變更之際有可議焉者使孔明之  
才當此之時必不若此而止某故謂希文君實有君  
子之心而才不逮焉者此也執事以謂過者何哉豈  
謂希文嘗伐西夏乎堅守持重使士卒樂用此誠非  
武夫所能及比之孔明未足當也若君實之革新法  
去民之所苦而從其欲至誠動天地大順感夷狄生  
則仰之若父母歿則哀之如骨肉是豈才之足以感  
乎人哉積乎心見乎色而人信之耳觀孔明當兵革  
之時非有利民之政而其死也民俱家哭巷悲如喪

親戚使其居君實之時有不若君實之得民者乎二  
子之才其不及孔明也明矣凡論往昔之事遠則求  
諸簡冊近則驗諸見聞得於見聞者易習而徵諸簡  
冊者易忘習者其美彰忘者其美晦故常人尊近而  
忽遠也某則不然者其言以求其心計其功以較其  
才視其所處之難易而參其成敗前人以爲然不敢  
遽以爲然也必詳察焉前人以爲否未敢遽否之也  
必加詳察焉若三君子之事固某之所自信而言者  
宜乎其有過也然近世先儒立言爲世法者莫大於  
程子朱子程子謂孔明庶幾禮樂而道則未盡朱子

謂希文有欲爲之志而未能精密謂君實學不本於  
致知而成功小其殆亦有過乎執事篤志朱子之學  
論之必審矣苟以務道之明不若言語訓告之詳而  
明先師之意使妄論私說不至於違道雖不更端而  
醜之其雖愚不敢不勉

寄徐教授

教授鄉先生執事某不幸早失先人始也俯仰顧視  
輒哀不自勝既而觸物遇時輒哀既再見先人衣履  
書帙輒愴然而悲及除服而居思先人之聲容辭氣  
存乎目者益遠矣凡見先人交友與嘗識先人之面

者未嘗不趨而拜之泣而問之以先人之事蓋某年二十而先人亡前之十年幼且愚也未有知後之十年宜有知而性質愚魯於先人之善言懿行不獲紀載又頗謂先人壽年未衰當自有所論著又念古之君子不敢預以凶事望其親故因循遺失卒不復書及先人遽亡而先人之德業竟無知者某竊痛且懼倚廬之中忍死掇拾耳目所見聞者即書之至於十年以前之事則詢諸父兄采諸遺文近而宗族遠而鄉里之人無所不徵各報其畧而請銘于太史公公在翰林時嘗聞四方人說先人學行政事甚熟故不

拒而爲銘且盛有稱予雖少足以塞無窮之悲然先人之善諸孤之所不知而遺失者蓋多矣是以詢於先人之友而先友之存者甚寡縱有存又多不能言雖知而無從教之此某所以願請於執事也伏惟執事於先人爲鄉郡而有久故文章言語足以傳信於人則先人之遺德隱沒而未盡著者不望於執事而誰望哉先人道德之奧甚至愚雖不足以周知然考諸心則明白坦夷而不見有纖毫之闕徵諸身則端嚴重厚可以鎮俗而化民見一物失所則戚然以爲憂聞人之善則快然如已出較之於世誠不多見且



不知於古賢者何如耳今鄉里之中善人君子日以  
淪亡後生學者無所取則揚先人之善而使學者知  
所效則有志者之所汲汲也執事不遺而有述焉豈  
特先人之幸哉某少不通於諸事惟於學問常若有  
陰督而默相之者先人之亡宗族老人皆懲前事勸  
其輟業某重歎先人功名既不顯於天下苟又無人  
繼而揚之於來世豈先人所望哉故益刻心勵行從  
學於太史公鄙陋之私蓋將以有爲也而未敢必其  
能成否故先有所請於執事苟以先人之故而憐之  
發之并有以教之使得以承先人之緒則幸矣墓銘

謹錄以上近所爲文迫疾不獲寫至冬間當持詣左  
右先公碑太史公尚欲刪正未及如命

與王先生

近者執事之歸孝孺以故人子謁見座下執事不鄙  
而辱之與坐且與之言所稱所望皆非庸衆人之事  
私竊慚作不已及返里舍追惟情義之厚怛然不寧  
躍然恨不獲久侍言笑率然不知形之於詩辭欲以  
奉寄則懼辭之不令棄而不達則恐意之不誠既而  
思之不令之過小不誠之失大因錄以進妄意執事  
且笑而斥之矣林嘉猷來乃承寵以和章辭氣深篤

稱且望之也加甚展讀感歎問之嘉猷乃知行期已  
迫欲趨走拜伏於道左以盡所欲言而疾病之軀莫  
能自致思所以報盛意而環顧平家無一可者徐而  
自計執事此行將以職事見賢王於藩邸凡古聖賢  
之格言弘訓可以裨補遺闕者豈非忠臣所當采摭  
以備顧問之及哉於書篋中檢得武王戒書一編因  
畧加整次納上伏惟執事抱負仁義忠蓋之心溢於  
顏面清閑之燕或可以之陳說以贊德聲之萬一此  
固素所積蓄而亦鄙陋者之私望也他日功成身退  
安車東歸孝孺當率子弟迎於河梁之上以道間濶

與葉夷仲先生

具謝不敏蓋可待矣冬寒倍加崇護

某童時侍先人左右聞先生長者論議輒聞執事名  
年十二三執事自安南還枉傳至歌詩耳聞之愈熟  
後四年先人守魯執事手筆至復獲觀之後又見他  
文十餘篇先人教曰吾郡之士未有過者也某已私  
識之又四年來金華執事自睢寧回始獲拜于翰林  
太史公館下執事溫溫乎其容甚與其進也屬屬乎  
其言深望其成也退則又爲書告先人曰他日顯吾  
郡者必此子也有子如此何以爲憂先人不及聞斯

言而卒此書尚在其每展卷一視輒涕泣不自勝以爲先人不可見矣見先人之友庶乎如見先人而先友之存者惟執事數人而已而又阻於事弗獲拜謁床下以受教其何能自致於無過之地而承先人之遺業哉且先人之本末執事所悉也所守者恒古人所爲不讓今人當世所知也一旦不幸至此乃徒以爲善守法以陷罪過又官小事微不得列史官而著於來世此某之所大痛深懼者也自括髮以來心違遑不知所依居則忽忽如有遺行道常若豺豕在後而相追聞人疾呼暴走即震魄駭膽周章四顧見持

捉當道者輒驚懼汗出何者傷弓之鳥見曲枝則叫號而避之非虛語也嘗自思念先人已矣不可柰何矣雖絕食東向死先人墓下亦徒然耳古之賢人哲士遇不幸者何限賴良子孫出而昭雪之其功名卒顯於書傳世多有之某雖不才豈遂已也哉鄙陋之志誠知其可勉思得名世之士而依之以究道德性命之端緒求聖賢君子之用心而委身焉是以祥禫未終趨五六百里從太史公於金華雖流俗訾笑以爲迂而某行之不顧者也某在金華六歲矣日有所進而月有所獲人或見其云云者而勉譽之某弗以

爲是也古之君子其所志在道德故言之所宣者此也躬之所蹈者此也推之於政事者此也形之於文辭者亦此也惟其所務者大故接其言貌則可法政事文辭可傳於後天下從而效之非若後之文人者比也彼竊取於章句者譬之伶優被袞秉圭習堯禹之貌其外則幾似矣而不能久久則故態百出人見則駭走矣是豈足爲學哉某誠知不敢自怠不敢自足亦安敢自期其能至哉其不足至者其在天乎其在人乎竭

固有能勝天者

人彼庸

亦有能勝人者爵祿俗之所稱

人者每以得失爲喜戚而豪傑之士而著於來世匪爵祿而貴者此真貴也周之顏閔漢之郭黃知所依歸宋之周子邵子其人或未嘗有一命之爵或辱在下位奔走而聲光烜然如日月斯何以致之哉世亦有享萬鍾之福而磨滅無稱者貴賤果何如哉使得希此當復不恨况事變之來未有極乎雖然殆未易及也此數子者皆資賢智之才故卒能有立於世其闇劣菲薄豈足承斯道而顯揚先人哉是以持自少之心不敢決其可否嘗請太史公銘之墓矣世之號能文者亦皆嘗有所論述者矣惟執事實先人之

友必有以慰先人於地下而塞諸孤之望

與潘擇可先生

頃以先人之故獲接緒言于執事執事盖有意於開之贈以文辭擬諸古之君子而望以賢者之道既而執事以官滿去某亦以先人歸欲繼有請而各以事維無由相邇近者至郡城去執事爲未遠謂足以償私願矣又迫於誣搆無湏臾之間是以心雖不能暫忘而未能奉一書道曠缺謝不敏此宜得過於長者無惑也今也執事不惟不即棄絕且因士友賜之書上見先人交與之義下嘉其所守而撫存之意氣閔

閔加於疇昔且慚且感不能自勝然後知君子之量出於恒情非妄意所及也然竊有疑焉交際之崇卑稱號之輕重固有常禮矣非尊而尊之過也非稱而受之愧也故君子之於名必使尊之者無過受斯名者無愧而後可執事於年則倍蓰也於德則前進也於分則與先人仕同時也若某之少且愚字之已過矣於字加稱號焉於稱號加以先生之稱焉於禮得無不相似乎此其爲愧也甚大雖感盛心之厚不敢受而居也執事言行爲學者視效不督教以所不及而嘉之不遇以後進小子之禮而過稱之則某安所

容乎苟默而不發非惟非某有請於執事之意執事始欲開曉之者殆不若是是以重有說焉不宣

杏林公輔

僕自京師歸潛伏奧密不與世人往來於有聲勢者尤不喜見兼以疾瘡彌年氣力羸憊未嘗妄出戶限又素懶作書疏由是平生故人如足下者例成疏濶瑄上人及同姓九成回再承寄至書撫問稠疊厚甚且知足下棄官代父軍役旋即蒙恩復其章綬行益脩文益峻聲譽益隆此固閭里所望者然僕私願於足下則不止此百餘年來士大夫學術卑陋駁雜不

復知聖賢成己正心之大方苟焉以釣名取寵騰陳言記成說則夸以爲知經據拾騫補稍旁句讀則自負以爲能文風俗既成衆咸趨之而不可制僕誠慙駮無似亦欲掃末流之弊復前聖之軌使古人之大全復章徹於天下質弱器陋志力不強疾病侵加朋友衰散獨行而莫爲之徒空言而無誰與和不能有所建明之漸可見於此矣於是之時而求可以共進於斯道者舍足下將安望哉往年在郡城中相與往復論議甚壯四顧坐席皆一時之英以爲吾輩講習之樂當自此始豈知數年之間葉公死伯欽之官北

方足下之京師廷壁元采各奔走於饑寒而僕復偃  
偃與樵夫野人爲伍年齒益加志願愈乖困窮愈篤  
嗟夫使吾至此而不獲與聞斯道者孰非天耶而吾  
尚何怨乎所可恃者與足下皆耒耜制於人而不得  
爲者吾莫如之何由乎我而入莫之制者勉而終業  
必有所可望求諸千載之上有師友焉放諸四海之  
內有同志焉垂之百世之後有知己焉一其心而定  
其志遠其期而後其獲不有得於人將有得於天不  
有取於今將有益於後來然則吾之自處者豈不裕  
而望於足下者夫豈薄也哉寄示諸文已詳讀之求

之輩流可謂特出而有餘矣然吾猶願足下以古人  
自鑑而裁其高下勿爲諂妄小生所戲僕輩之不及  
古人正以好諂自盈故無日進之階耳使日有人攻  
擊吾之過闕寧不早有所聞而迷懵至此哉前時好  
作文字諂子動輒以班馬韓歐相誑時聞其言心亦  
自喜今而思之使果如前諸公亦未足道而况不及  
萬萬哉近來絕不喜執筆看古人文辭多不當意不  
知病昏而然耶抑有以也今年當里長適值海濱築  
城之役三夫一抽衆務騷然病餘復患瘡瘍殊無意  
思欲與足下言者滿膺臨紙都忘却僅發一二聞周

君顧君皆安甚慰當國家任賢之時各勉忠盡以立  
事功有暇時寄書以警發固陋不宣

與士脩一首

希魯來知足下已就校師甚以爲喜足下行方志果  
樂古道於今之世雖得崇位不置毫髮於心於校師  
乎何有而僕喜者非爲足下蓋喜斯道之有助鄉學  
之未絕也學術之盛衰非有述焉則不明非有繼焉  
則不傳自古志義宏大而名不立者何限蓋莫爲之  
繼也吾鄉自羅適先生至今且四百年奇偉之士不  
爲鮮矣其大者載國史小者亦皆自有論著在當世

莫不燁然驚動於人而今乃泯泯蓋不幸其子孫不  
能守遂至湮滅而後生之識其姓名者未甚衆豈非  
可惜哉僕以爲前人之弗傳後死者之責也故竊欲  
有所紀述而聞見淺狹不能悉其事常懇懇爲人言  
之苟且者多有志好古者少卒未有知而和之者以  
爲宜然者獨足下耳是以徃者曾致書足下時足下  
窮居無異於僕言發而莫之從意鬱而莫之達久而  
不報也固宜今足下爲人師從遊者皆邑之秀民秀  
民多於里黨習知而熟稱者也足下試坐召而問焉  
取其所著者而觀焉從其子孫而徵焉得其實則以



示僕其雖文采不足希古作者然使執筆從足下後  
豈皆不及近代之士乎勒成一書藏之學官俾人人  
有所攷法知古先之賢哲益思脩己治人之道其功  
用甚大足下毋辭且讓爲也吉人不苟著書異行道  
耳今即得位亦未易行况足下不以貴賤動心者足  
下惟以文辭自見於世亦所以不朽矣僕新自婺歸  
粗有侍奉之驩然與朋友相遠殊悶悱不自勝閒暇  
能一見臨否

辱書重以詩集序見屬意若罪其逋緩者此誠足罪  
也然僕於庸衆人苟有所求皆不敢拒而亟畀之豈

於足下而有所惜邪顧謂凡物處美惡之間者必待  
人言而後定足下之詩辟之夜光照乘委之道上亦  
知其爲可寶矣苟又從數數然噪于其側指於人以  
爲寶不亦費於辭乎斯僕所以久而未作者以足下  
自足取信於世而然耳非果有所惜也今足下乃不  
以至美自居而若有取於無能之言何所取之異耶  
雖然世之有求於僕者非能真知斯文之足取也眩  
於好譽者之云而不自知耳天下之好文章者比肩  
而知言者無幾人以斯文稱於人者相望而能言者  
無幾人能言而知人之言者足下是也然則足下雖

無待於僕僕固將卒言之而况懇然屬之乎僕之狂言今且出矣足下誠知言當有以復我無徒罪其遲而幸其得也

寄士脩脩德

過邑中爲別承顧語追送令人不忘至此以疾未能出周宗傳家人從金陵還頗聞士淵傾背不知曾有實耗否當今斯文寥寥心之所屬政在此君而竟止於茲其命也夫每與廷壁左民輩言及輒相對歎息第事繁未得往問其家幸道此情也鄙事未知如何惟聽之於天耳便中無惜示數字揮汗奉狀伏冀鑒

亮

答陳元采 即王元采

僕智微才劣不自料其無似而惟吾道之學學之不能專久而無所自得泛然與流俗同波其不足以及聖賢之堂序而爲庸衆之趨也果矣足下不見鄙棄望之以古人之事稱其所至而勉其所未能嗟乎天下之愛僕者孰有甚於足下者乎僕嘗恨世之朋友不察鄙陋爲學之私志而徒取其外之文競爲諛言相傳導以爲容悅聞之慚慙憤悶竊自悲歎安得直諫之士以振吾過哉今乃於足下而有得焉爲賜

厚矣雖然僕之不逮古之君子者豈特此乎德不知所以脩也氣不知所以養也事變之臨乎前而不知不能辯也夫經人紀之當行者身自由之而其精微曲折之際不能盡也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典禮政教亦宜損益折衷施于今而澤乎後者未之講也義利之交公私之分理欲之辯禁如絲毫而易溺難致者未之能擇也與天地同運與寒暑日月並行而不息者古之聖賢或得之以自樂或推之以及人而未之有見也冥然守其愚塊然莫與徒每一思之悻憤

奮激如喑者之欲言痿者之思起而不可遂也若是者足下尚其有以教我哉嗟乎今天下之人愛我如足下者誠鮮矣不望我以今人之所能而望我以古人之學不徒期我以古人之學而又發我以學古人之方足下之意信厚矣而僕何足以承之雖然蓋有學焉而不至者矣未有至而不由乎學者也僕雖疲駑其敢不勉凡智之所可及力之所可爲者惟道是視有或顛越以忝先聖賢之訓天實臨之足下實棄絕之雖然足下之教我者寧止若斯而已乎僕之過亦多矣出乎口而悔生作乎躬而愧發者日相屬也

時時省察求銷絕其端而患學之未至時之不逮踰一二年或可以寡過否乎足下有所聞有所得當以告我僕亦圖可以爲益者以報厚賜不敢忘也所寄二篇之文皆非苟作後篇尤雅潔深婉有法然應世之求不足發抒奇思有得而爲者更示數首甚善葉廷振之亡衰經中不能往吊又聞其幼弟亦亡重可哀也望爲慰其尊祖諸文爲廷振而作者楚語爲佳公輔銘雖傷率易然不害爲好也但銘前不叙其鄉里及其父祖名行復不書其卒葬日月爲失首言刻諸墓上後謂銘諸墓始終爲不相應其意必謂其父

人知其名不必書卒葬他文辭可互見故然雖古人有如此者亦用言之否則世久漶漫不知其爲何時之人何人之子也如刻石未成中斷獨障狂瀾等語亦未醇宜稍爲更定特與相知故一言之然亦不須令人知此言出於僕也公輔才氣俊邁未易及之鑿空立論甚有可喜者但理趣易窮不逮古人涵蓄深遠乃本於踈薄所致耳此我輩通患也不論文甚久以足下相愛不覺多言

別久得書聞已應僊居之辟爲邑人師士子向服從游多君子寄來文章又皆敷贍紆餘有作者風過前

時所見遠甚，憫喜無量。吾兄年在僕先，問學日有所益，固鄙心所敬畏者。來書俛自卑下，每發求教之謙言，內視愧恐，誠不足當。况僕近年為疾疢所迫，懼一日溘死，終無所聞。愈思刑落華藻，以求身心之實病。向時悅人取譽之具，朋友交相獎引以為可喜者，非惟不暇為，亦不復為矣。衆人不之察，往往以此事相督責，無以應之，則悲且怒。不知人亦何用乎此也。使誠有志乎學，則聖賢之經成法具，存放而行之，無不可至。吾徒雖巧為說辭，亦不足希其毫末。棄彼不師，而惟吾徒之求，不亦異乎。吾兄所稱陳憲直，僕已知。

其為人，其求做齋之文，聞之久矣。僕誠無愛乎吾言，懼其無益於憲直，故媿而不敢出耳。幸吾兄明告之，如憲直必欲得之，則求之吾兄足矣。何必擾擾乎於僕之問也。古人之相問告，以道而不以文。今人舉異乎是，僕私自試入道之路，莫切於公私義利之辯。端居而思之，念慮之興，一日之間，出於義與公者，雖多出於利與私者，亦不少。則不逮僕者，可知也。去僕愈遠者，又可知也。舍此不治而欲為學，是猶縱盜於家，而欲府藏之盈，烏可得乎。堯舜人心道心之訓，孔子之克己、孟子之擴充四端，皆是理也。聖人所以為

盛者以其公之至義之盡也愚不肖者之不能有爲以其本心汨於私與利而無以自克也吾徒其可去是而不思邪僕前日病而問諸醫醫曰未病可治也既病而醫何益始甚怒之既而思其言蓋以醫爲諷者是以樂以此告吾兄天下之不病者幾人病而求醫者復幾人醫而肯以情告人者復有幾哉僕非能醫者蓋病而後知醫者也吾兄非病者蓋治人之病者也今之病者莫甚於好利而自私宜乎僕之以斯言告也近作易枝辭未能成書又無人繕寫不果奉上從吾遊者造圖築城之役皆散去兀然獨居無可

屬筆者自作報書

與王脩德八首

在金華時日接當世名人說論恒見所未見悟所未知孳孳窮日求以達之苟快然有得著於文辭美惡可否輒有能辯而正之者心誠樂之客寓數年不肉而肥姿狀情趣自覺大異於衆人蓋非爲悅名譽而言然也自違離獨處困伏無人之境所與往來者皆閭里同輩僕口時有所云彼尚未盡通解况著之於書不惑且笑則幸矣何能有所發明哉每自嘆閔恐遂委頓不復振奮懲創以爲成人之歸日讀古書數

卷之九  
卷瞑目深念搔首循舍獨行心憶古聖賢君子道術  
功業之盛愧交於心若無所容其躬流俗不察猥見  
引譽以爲有文學知古今諛言盈耳夸辭滿篋彼之  
意望於僕則厚矣其如古人何哉若此者以爲知固  
不可以爲相愛尤不可也足下識高而學古託知之  
日久不宜泛比衆人苟爲稱說而已近兩辱書皆未  
聞箴戒攻規之益而惟妄相推獎若真見可敬畏者  
當今天下學者雖不多然如僕之陋怯曾何足數而  
足下亟稱之何足下取於僕之微也學者之患莫甚  
於自小其天自小其天者爲小人善於其所爲者爲

大人天與我者若是乎其大也二帝三王以是爲君  
伊尹周公以是爲臣孔子孟軻以是而立德垂訓於  
萬世而吾乃以是而爲末技淺智之資上無以贊聖  
賢之休光下無以輔民庶於治平小其天也亦甚矣  
不亦深可悲乎僕雖愚不才其所汲汲於旦暮而不  
敢息者亦欲全其所受於天者舉而措之於用非止  
若今之所能而已也足下不責我以所未至而妄推  
我是棄我以爲不足進於道豈相知與相愛之心哉  
然世之欲效忠者常恐人之拒而不納非惟君臣朋  
友亦然僕自度非拒人者嘗竊怪韓子以斯道自任

而不能受善言張籍二書之所譏可謂直矣而反覆  
救護自謂無害於道好無實之談而罪張籍爲同浴  
而譏裸裎夫昔雖同浴而今能譏之則是已悟昔日  
之非而善改過者也其言可用吾知用其言而已何  
必追較其昔日爲此而不聽乎韓子好論道而未足  
以知道者以其過於自信而昧於從善也夫韓子之  
賢千載不能數人從善不果猶能累於德况不若韓  
子者其可不取諸人乎以僕才質固不敢妄論韓子  
然聽言樂善則自謂過之足下幸察焉得僕之闕則  
以告我使由是而獲聞君子之道相與誅歌質難樂

所得於空閑寂寞之區豈非天下之一快哉

聞令兄貴德入京不敢奉紀善先生書家書中幸爲  
道意家叔在彼比有報令一子弟來侍僕欲親作一  
行家貧歲歉未能即動令先附一書煩貴德兄送達  
以慰望者之心幸以鄉里之義得使必到是所願也  
處此世值此事變每思古人輒用慨然士脩疾比稍  
減否此方嘗有試者且易得不費又藥性皆平和服  
之當有効所言綱目續尋未入手尋得即寄上

與足下別後三週期功之喪入夏來得瘳下疾近又  
患痔悲憂呻吟忽忽無聊於旦夕之間是以聞吾許



君卒雖已久而未獲走望殯幃宣一哀於亡友以致  
遊處相好之情江窶人至承惠書及詩情辭深切悼  
斯人之不幸歎斯世之不獲有斯人而恐其泯滅無  
傳足下於親愛之義厚矣然許君之淳明脩潔微足  
下其誰不傷之僕始見許君以爲尚可多得及行天  
下遇四方士大夫或乘氣舞智以爲通或苟冒無耻  
以爲能或逞其纖毫之技以夸世自足求一二於千  
百而不可致然後知許君爲難得也士不知道蓋久  
世所推仰者惟在乎文章文者道所不能無而非所  
以爲道也僕深厭之深病之每抵許君未嘗不有以

發我意其可以共論此事以進乎聖賢之庭戶而天  
遽奪之不知天者竟若何壽考富貴常不惜施諸鄙  
夫庸人而恒與豪傑之士競此果何理哉得非衆人  
取於造物者少故其生成也易所受大者取於造物  
過多故天有所不能支而自拔絕摧踏之耶抑天賦  
之者清明高朗人世隘濁不足以養之故棄去而不  
顧耶然天下之生不可勝計而古之傳世者未必皆  
壽考富貴之人也是則安知世之所貴者非後人之  
所賤今之壽者非後人之所謂天平焉知賤於今日  
者不貴於後天於當時者不壽於萬世乎以今觀今

未足知之以今視古則知之矣且古之傳者足下以爲皆自致乎蓋有因人而愈章者李觀歐陽詹之文韓子亟稱之詹文未能脫俳諧之習觀頗振激欲立論亦不雅馴非名世者比也而今人凡讀書者莫不知尊二子豈不以韓子故哉蘇子瞻竒秦少游近借得其集雖有可喜而殊淺迫無深厚之趣使之獨立無知己者未必若今之赫赫大著也匪特文辭爲然雖有道之士亦有然者士之不可無友也如此今許君之可敬而畏者人未必識之所識者乃其詩耳而亦未必識其真也况固有不知其能詩者乎知與否

於許君無損益有士焉如許君而不傳當世君子之耻也僕竊望於足下而足下顧以是勉僕夫何期待之過乎僕十五六時即妄志乎斯道以聖賢行業爲可效而至今十餘年矣湛沒流俗之中上不能出才知建太平之策康斯民于無窮續周統于既絕次不能抉幽探微明天人性命之奧以詔來世下之不能合一鄉一邑使閭里稱愿人秉介抱拙動與世乖內自思忖茫然無尺寸之長足下不有以教我而猥譽其美不以許君勵僕而俾僕昭揚許君之行何敢當也雖然有意於傳世者多不之傳而有益於世者不

求其傳而人自傳之足下姑脩所學孜孜不解僕亦願竭其愚孜孜不解使足下之道光被于人則僕且將依附末耀以昭於後何患許君之不傳乎禮記且少留僕嘗惜其混雜無叙又多淆偽欲爲定次之多病未果舊文稿想徧覽之有謬誤處幸以語及僕有所知當不敢隱亦交相爲益之道也不宣

承寄示古賦及雜詩數篇賦寓意深遠得楚人音節詩亦蕭然有出塵之韻諷詠累日喜不自勝某向以安居飽食無毫髮及物之益妄不自度欲蒐輯邑里遺事成一小書上以昭揚賢士君子之潛德下以爲

勸于將來俾後生小子有所慕而爲善蓋舉古間師黨正之職爾非敢妄竊褒貶之柄而異其傳也夫古人之傳世者豈偶然哉其事足傳矣其辭不能發之則不可傳其辭與事稱矣作者之道德言行不足取信於世則雖傳而人不之信今縱使有卓然宏偉可喜之績付之無聞之人著以不聞之辭亦恐其卒歸于泯墜而况者舊淪喪之餘聞其名者不知其事言其事者莫考其實而欲取信於無窮焉可異乎是以嘗爲吾兄言其故而久未成書者此也忠節好友篤行之人既各爲之傳其他文學貴顯者欲析而二之

則其跡雖有隱顯之殊而其志行學術初不相遠以仕者爲宦達既非所以尊之俱目之曰儒林則亦有以政事稱者今不敢僭爲區別通謂之先達列傳但以時世分先後而不以仕否爲重輕竊意如是庶乎不失其序而無抑揚去取之嫌若夫治邑之大夫其有惠政及民如陳長官胡汲仲亦不可使其遺事日就亡失今爲立良吏篇以處之凡名姓稱于吏民之口者皆得附見焉然宋數百年歷賢今亦多矣世絕無所傳聞往時紀土風者俱棄而不錄今亦無所徵而爲之立傳使其人皆若洪忠宣者由是而興處顯

位立名績于天下固不待此而傳若不幸官僅止此疲其心思智力斬一聞于來世而又不可得豈非可恨哉前所問數公不知曾得其事狀否第宋末爲文者矯陳腐之過喜以新奇亂事實如君家太常固未免此近訪得太常及鄭龍圖墓銘至於官位亦以他名易之讀之殊不曉其所居爲何職所行爲何事惟視之太息而已文之爲文豈以此等新奇爲好哉真不識其何說也夫文辭於學者至爲淺事以道言之正不必求其新奇惟發人所未嘗言之理則可謂之新非衆人思慮之所及則可謂之奇如孔子之大傳

有聖人以來未之有也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有諸子以來未之有也周子之太極通書張程之西銘易傳以至朱子之所論著有經說以來未之有也以其古所未有謂之新奇或可也然聖賢豈務爲新奇哉其道明其德盛其言不得不高且美耳故夫外道德以爲文辭者皆聖賢之所棄者也近時自悼少時狂謬所好所業者不過記誦文辭而記誦不能博文辭不能工則又僅得其最陋者以是空言寢多絕無自得之味思一屏絕之而以顏曾所以自治者治其心爲日稍久覺向時過關愈衆苟不早悟其非幾老

死甕盎中與蚊蚋俱盡而不知天地日月之爲大深可懼也吾兄前書有學無端緒之歎甚見進學之篤近世之淺陋者正坐易足而自高耳未能執筆已斥顏柳不知晉人書法未能遣辭已呼蘇子瞻爲阿軾欲毀棄其文於孔孟之書未嘗詳讀旬日已指程朱說經之誤紛然辯駁不自愧耻此其人豈復知有天地日月也哉吾輩當深以之爲戒求古人崇大之域而趨焉可也所欲言者無窮不爲吾兄發之則無所發矣然不能詳畧道一二林嘉猷在此靜篤可喜不欲其專意爲文辭嘗痛與之言凡在此者亦皆知所

向方但未知終竟如何耳近鮑民瞻來其爲人有意於學俾且讀四書以端其本知聖賢所言之要自當知其本末也鄉里質美者不爲少但不喜學故無由與之言使得數十輩錯布一邑豈非美事耶有雜詩數首書遺嘉猷風味出所寄茅粟下如蹲鴟黃獨不足適口然或有無味之味也久不執筆不復成字聊發一笑

前者道邑中邂逅得侍坐殊出意外第以僕輩欲歸不欲違其請別後即行弗及造宅請見爲恨耳孟清來聞尚留未到海上頗慰渴思此公徵文致吾兄反

文遇之意甚切辭之不可信筆作一叙答其意幸視而正之邑志曾脩得事畧九篇惟鹽筭魚課未知其數兵稍連年數目當問之兵房識文案者倘耳目所及有可問者煩問之諸人傳分忠義孝友篤行貞節四品皆起首矣有可入者須示及縣先達尤卓卓者公家瓦全墓銘外有行狀否銘文晦澁踈畧不足考其本末雲壑事問兩者宿索之同姓菊田有詩名不知有子姓事實否他若山南樗園愚可學可兄弟及應伯章諸公皆當時有名士今皆不見其後人言其遺事令人慨然望一一遇可語者問其詳相報富貴

而磨滅者不足道若前數公用心期望與世懸絕矣使其同歸於泯沒豈非吾人之責耶故特奉告不知重到邑時尚未行否張生想已去欲作書奉令兄先生如有便人再煩致意張君也

別久承書具審侍奉多暇文候安適豈勝慰浣又得示悼觀樂生詩覽之慨歎無已僕在衰絰中屢遭期功之喪入夏來患疰下疾近又爲痔所苦欲一往奠哭以瀉此懷竟未能遂祭文作已久便中人忽索書弗及錄去當俟後便耳韓柳文裝褫甚整潔感荷禮記尚欲看續當奉納聞令兄先生常有書不知近已

遠燕否歲月易過學業不見次第心甚愧之有欲言者無惜見教昨卧草一書千餘言粗發所懷人行速未能謹寫先此奉復一日前戲成詩欲寄今就附上不宣

昨承寄示同宿詩諷咏累日宛如接對甚慰懸渴聞有相燭之惠政濟所乏短晷可繼餘光及我者多矣先令兄進德近爲草得一傳頗自謂無愧辭望界一紙寄下當爲書去嘉猷之尊君已堊不及誌今爲作一墓表俾揭之墓上亦可令界紙來皆在千字左右字少紙餘却無妨也趙伯欽書今附去所得書云何

亦可見示否獻歲欲往散親家士友如嘉猷輩欲見者不必屈臨以書達所欲言足矣便中覩縷勿罪幸甚

賤疾不止又無肩輿無由執手爲別此情怏怏無時可忘令兄先生之前有小書一編奉上山人處士之言可爲孟子敬王者設慎無令人知此書出於僕也切叩切叩數千里之別無可爲贈深以爲愧途中得暇幸數附書以慰懸望

荅上清張真人

僕少時聞漢天師之休風悚然驚歎思見其子孫以考委祉之所在及冠遊京師東南之士往往傳至文辭翰墨僕一見輒識之曰此非超乎埃氛之表遺世特立而與造化爲伍者不能至也固已髣髴執事之爲人數年之前在京邸周贊禮孟啓持所畫便面致雅意徵鄙文若識以爲可語者追惟夙昔之心因不辭而爲之然所習殊業所趨異致自愧不足有所發明天台人來忽辱去年所枉書叙述疇昔辭意闕眇且喻以所存展誦反覆窈然如聆鸞鳳之音爛然如覩慶雲之輝肅然如接言笑於神明之庭廣莫之野不知其相去數千里之遠也僕嘗私悼世降術離言



道德者咸失其宗老子之教至漢而興然其意亦與厥初大異矣况至千今又千載其變遷盛衰之端可勝道邪於此而能獨覺其意奮乎矯厲以反本真如執事者非高世之姿何足以臻此哉昔之所期今乃果合所得者多矣第僕資器汗陋厄於多病聞道之日甚淺無由致身崇高殊特之境以承緒論於下風然執事方疑掃虛靜以久視斯世而僕年齒志力尚有進者他日或遂邂逅握手相目各語所聞以較異同得失計未晚也春和道體何如山中多高人隱者無由奉見徒有傾向而已

臨海縣知縣黃誥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芳

訓導李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文程

府學生陳縝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 戴濂之

黃巖縣學生孫恩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九終

